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七

南菁書院

讀書偶識九

新化鄒漢勛叔績著

尙書大傳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君注公之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禮志曰夏后氏官百鄭君注止此說苑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伊

尹時有此制矣由是論之則爲夏制無疑周制六官每官兩中大夫佐之每中大夫兩下大夫佐之每下大夫兩上士佐之每上士兩中士佐之每中士兩下士佐之計凡三百七十八人加三孤則三百八十一人明堂位言周三百者舉成數殷二百之制則未之聞

王度記天子一娶九女

白虎通義引

白虎通義或曰天子娶十二女

灋十二月曲禮記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王制記昏義記皆云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案諸書所言凡有兩義一謂內官一謂嬪御昏義所言數與夏官準蓋夏制也周官經春官篇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天官篇世婦無數當準六官卿六人也春官篇每宮卿二人則十二人準小卿數也下大夫四人準六官之數上士八人準六官之上士玉藻記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卽春官之世婦也蓋命士大夫之妻爲之故玉藻云然也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以法推之則天子當娶十二女白虎通義所言是已十二女者后之姪娣及三國之媵也三媵其

娣凡九人周官經九嬪是已王記以九嬪擬外官之九嬪
世婦在九嬪之中可知矣六世婦與三嬪合稱爲九嬪猶之三
孤合六卿爲九卿也周官經其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是周制
有夫人也王后之姪娣宜爲夫人云周官經以陰禮教九御春
秋外傳內官不過九御是御惟九人也士昏禮經每以御擬媵
周官經亦以九嬪九御並言則嬪者后之同姓御則王所選良
家女備宮中使令者也或御或不無定限也王度所言天子娶
九女當目御士媵尊於御故經曰雖無娣媵先謂先於御也御
亦御故記曰妾御莫敢當夕媵爲貴妾故喪服經曰士爲貴妾
御爲賤妾記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內則曰父有婢子注所
通賤人之子皆御也諸侯者謂之嬖人春秋傳公子州吁嬖人

之子也又公子荆之母嬖又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又嬖人嫺始皆諸侯之御也御亦有貴賤如賤妾及婢子及曲禮所言天子有妾諸侯有妾皆微而又微御之蓋少故燕姑必以蘭爲微而內則注言通也孟子無以妾爲妻春秋傳宗人覺夏曰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皆爲御也若媵則與后夫人皆大國之女故可爲繼室白虎通義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白虎羣儒設此一義左傳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是用後義也雜記女君死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是妾有攝女君之事也對夫則曰繼室對子則曰繼母喪服經曰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可名曰繼室而不可名曰夫人則惑之甚者也雜記言攝不言繼者攝有代訓亦繼代之義也曰先女君明曰繼爲女君也不言繼而變言攝者以從妾而升故異其文也白虎羣儒疑於不聘然升於適之時自可告廟備禮也公羊傳諸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魯惠公取仲子非禮也土冠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若然則五十而娶必再娶也

故注曰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是也會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
主婦疏宗婦領宗女於內事不可闕故雖七十猶娶也如是人
臣再娶明矣曲禮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熊安生曰士一
妻二妾長妾當謂娣也由是言之則士備姪娣明矣士備姪娣
則大夫有二歸矣然此謂天子之大夫士也白虎通義卿大夫
一妻二妾如此則諸侯之大夫僅一歸而管氏有三歸故夫子
譏之白虎通士一妻一妾下卿大夫禮此則諸侯之士也人君
不再娶而人臣再娶者以九女十二女不能死喪略盡故不再
娶也大夫三女容死亾相繼或愚闇不任故再娶也凡以妾升
繼室者不必娣故不與先女君同黨也凡不再娶者爲有媵在
若媵亾而御存則必再娶可知以御無升於適之理也凡適死

而以禮升待年之媵亦非再娶升媵之禮當亦在三干中但今
失之矣凡此皆言嬪御也諸侯內官當有三世婦爲三宮每宮
又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內則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
妻自養其子又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此人君子食母之
所出也內則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此大夫子食
母之所出也御者賤妾也傅者姆之屬與妻俱來者也有人君夫
人之傅姆則大夫之妾士之妻大夫內子傅姆當是士之妾庶
人之妻姆則年五十而無子者傅可爲乳母則年未五十也
大夫以上於其妾無服士服貴妾總何以知大夫不爲妾服也
喪服傳曰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妾不尊於庶母故知無服也喪

服經總麻章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故知士服總也

總麻章士爲貴妾乳母言貴妾則賤妾不服可知喪服小記士

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是妾無子雖貴亦不爲之服也若

賤妾雖有子不爲之服已凡云庶母者謂父之貴妾若賤妾則

父所不服于亦不爲服也惟乳母則恩有加亦爲之服其以傅

爲乳母者不服士子無食母士得有乳母者士或爲大夫子也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

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鄭君注教示以善道者

其次爲慈母

鄭君

注知其嗜欲者

其次爲保母

鄭君注安其居處者

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鄭君

注可者傅御之屬也

列女傳可作阿可阿古字通用

喪服經小功章君子子爲

庶母慈己者傅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

慈已加也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也下引內則異爲孺子室云云其下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已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鄭君注止此 勛

案內則記文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是貴人目大夫以上也

疏禮之通例云君子與貴人者皆據大夫以上與記文合無疑

公子尊卑比大夫

疏中

語

故鄭據爲大夫及公子也詳鄭意大夫以上適子備三母大

夫子之慈母卽食母故注引食母而曰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總麻章注乳母謂養子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者內則大夫之

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是乳母食母一

也食母與慈母貴賤雖殊而其事則一亦有慈母則無食母有

食母則無慈母云諸侯子之食母則非慈母故注引國君世子

食母而曰非慈母也其以諸母諸庶古字通用諸母即庶母父貴妾為三母者則

服小功加於緦也其以御父賤妾為三母者則服緦以恩加同於

庶母也庶母謂父貴妾緦麻章注養子者謂庶母慈已者也有他故疏

云疾病或死是已賤者即父之賤妾也所云御是已乳母非必

因慈母疾病而使賤者為之故內則注曰選於傅御之中兩注

相備也儀禮疏國君子為慈母無服本會子問注士自養其子無三

母具貴人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凡此皆鄭義也勛謂其說是

已但荀子云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

月九當是乳母慈母非一也又父沒則不服之矣疑亦非蓋云

作五

君子子者明父在尙服父卒無所厭降彌應遂也禮記異爲孺子室章疏此人君養子之禮兼大夫士以是觀之則士大夫之妾子雖三母不具亦應有一二或保或師或慈其服之之科亦同大夫適妻子也曾子問注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是鄭意士亦有慈母也但不具三母耳

曾子問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

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服小功父卒乃不服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據鄭君此注則諸侯之子無庶母慈已之服公子尊卑同大夫是大夫以上無庶母慈已之服也喪服經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此

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皆得伸也據鄭君此注則慈母如母者惟大夫士之妾子然也曷知之以在齊衰三年章大夫士之妾子父卒乃爲母齊衰三年若公庶子父卒爲母大功也

疏意

如此勛謂慈母有五慈母如母者喪服經所言二不命爲母

子者喪服注所言三三母中慈母而庶母爲之者喪服經小功章所言四三母中慈母而御爲之者喪服經總麻章所云乳母是也五阿傅爲慈母雖士大夫亦無服

朱子家禮三父八母圖養母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正服齊衰三年勛案經記無養母之文魏時始有

四孤之說謂遇兵饑有賣子者一也有棄溝壑者二也有生而父母亡無總麻親其死有必然者三也有俗人以五日生子妨忌之不舉者四也田瓊曰絕祀而後他人固屬非理然此四孤非故廢其宗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所謂恩踰父母者也其家若絕祀可四時祀於門外王修議曰當需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荷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前儒議四孤尙未云有服安得服重且有養母而無養父愈滋疑惑朱子於儀禮經傳通解喪禮皆其手定援據後代服制不僅廣按周禮無復養母之文知家禮之說非也且其中多與家禮異者又是晚年之書

世人知宗朱子而不知宗周孔知宗家禮而不知宗儀禮經傳
通解則惑之甚者也

家禮揚復謂初年之書甚是王懋竑謂為依託恐非

朱子讀喪服不

杖期章傳父母長子君服斬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之注疏
曰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甚詳正與今日之
事一般乃知書非多看不辨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
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便不讀書
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為害不細由是言觀之今日士流
不讀注疏而自稱為宋學者亦非宋學之醜者也

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嫡之子又昭
二十八年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白虎通義及左氏膏肓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鄭君箴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始立長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禮有詢立君助謂王后有數子則立長者爲適此公羊說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也王后無子則立嫡之子所云次正及子以母貴者左氏言非適嗣何必嫡之子及公羊言立子以貴不以長是已嫡亦無子則立眾妾子之長者左氏所云擇立長鄭君言貴鈞始立長是已若眾妾子長同則詢於介眾而立賢左氏所云年鈞以德是也介眾所不能定則卜之周官經卜立君左氏云德鈞則卜是也后及嫡皆無子而眾妾之子立則其妾尊亞於嫡絕眾妾所謂母以子貴此也

喪服總麻庶子爲父後爲其母鄭君曰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曾子問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據鄭意則士大夫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而天子諸侯則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也春秋左氏齊歸薨公不戚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歲之戚以妾母爲三年喪者蓋心喪也如言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趙宋服制令庶子爲後爲其母總麻三月而亦解官申心喪祖是意也其祭之制依穀梁傳別築宮使公子主之於子祭於孫不公子者卽庶子公之母弟也子祭孫不者據公子之身不據公也如無母弟則使己之次子主之知者喪服小記爲祖庶母可也注父妾之無子者亦命己庶子爲後卽其比二者皆無則公爲之服大功亦築宮祭之服問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言唯君所服者見君服之不一也有母弟及次子則爲之服練冠無則爲之服大功是服有二種故言唯君所服也

江子屏蒼程在仁書承問居喪稱棘人之說藩以爲不然謂居倚廬之時稱斬衰或稱在苦旣葬之後稱受服期而小祥則稱練大祥則稱縞中月而禫則稱禫然古人居喪本無稱謂但世風日下至於今日何能事事復古哉妄爲此說庶不悖於禮經亦可挽世俗相沿之陋習勛案居喪之稱不見於經記惟哀子則對神之稱六朝時對人則自稱孤子宋書巴陵王休若傳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旣無

殊異竝不知沈居喪常自稱孤子眾乃駭愕桂陽王休範傳大
宗晏駕母荀大妃薨元徽元年進位大尉明年五月遂舉兵反
遺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孤子忝枝皇族又曰孤子已下復觸
姦機又曰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袁粲傳元徽元年丁母憂二年
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怵慨謂諸將帥曰孤子受先帝
顧託本以死報梁書袁昂傳丁內憂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
孤爲彖所養乃制期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諭之曰孤
子夙以不夭幼傾乾廕皆其事也由是言之則稱孤子事有前
準其在於周則左傳孤斬焉在衰經之中記其在凶服曰適子
孤皆諸侯也其士大夫雖未聞然記曰喪有二孤是士大夫在
喪皆曰孤其自稱應亦同之後人有在喪自稱哀子者大非喪

祭之稱哀子猶之吉祭之稱孝子祭主孝故祝稱孝子喪主哀故祝稱哀子若在喪可自稱爲哀子豈平日亦可自稱爲孝子乎人期於孝然不自稱爲孝子者不敢自謂能孝也喪期於哀若自稱爲哀子是敢自謂能哀也子屏謂不可稱棘人亦斯意孤有二誼孟子幼而無父曰孤禮孤子當室宗子孤皆年二十以下無父之稱也喪有二孤適子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皆有重喪之稱也父在爲母齊衰期子主饋奠似卽喪之孤然孤之爲稱本施於賓朋父在父主賓客子不得自通於人也如是則無孤稱若父卒而後母卒則稱孤無疑上所引諸證皆是若爲祖持重者當準適子孤之稱曰適孫孤爲祖庶母後者當夫適稱孫孤凡此皆有喪之稱也無父之稱止於二十有喪之稱雖

百年猶爲孤也石渠禮論聞人通漢曰無父母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是已喪大記既葬與人立大夫士言公事既練大夫士謀家事居喪對人言此其證也則居喪有稱自古然矣

石渠禮論引見通典

周禮齊服有元端素端石渠禮論元冠委兒也朝服布上素緇帛帶素韋鞞

引見續漢志劉昭注

士冠經元冠朝服緇帶素鞞特牲饋食

記特牲饋食皆服元冠緇帶緇鞞惟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經記皆不明言朝服爲元端而石渠禮論謂布上素則素端也

玉藻記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謹案本記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又朝服以食

皆元冠之服非皮弁之服也則此文亦宜爲元冠之服雜記朝服十五升布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蓋朝服白無采故總錫取則焉若是則朝服以十五升白布正也以縞則自季康子始孔子譏以縞爲朝服之非而又著其有可用之時故曰此以縞爲朝服而服之以朝古者惟卒朔而視朝然後服此服也以此證之又足以明朝服之上素也卒朔而朝得以縞者皮弁服本縞也視朔皮弁卒朔而朝易弁而冠衣仍其舊故可用縞也

小戴禮記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助謂十二衣卽十二月聽朔之衣也玉藻玄端以聽朔于南門之外則聽朔之衣元冕也元冕衣雖無九章然亦天子卷諸侯黼大夫黻月令春三月皆言衣青衣夏三月皆言衣朱衣秋三月皆言衣白衣冬三

月皆言衣黑衣則春衣青質夏衣朱質秋衣白質冬衣黑質也
攷工記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正月衣
青質白章二月黑章三月黃章四月朱質白章五月黑章六月
黃章七月白質青章八月赤章九月元章十月黑質青章十一
月赤章十二月元章章者謂卷及黼黻中之色也八卷圖三
祀五帝當同郊祀之裘冕春迎青帝于東郊王居明堂禮以爲
衣青衣則青衣赤卷畫三辰其中也夏迎赤帝于南郊王居明
堂禮以爲衣朱衣則朱衣青卷畫三辰其中也季夏迎黃帝于
南郊王居明堂禮以爲衣黃衣則黃衣元卷畫三辰其中也秋
迎白帝于西郊王居明堂禮以爲衣白衣則白衣黑卷畫三辰
其中也冬迎黑帝于北郊王居明堂禮以爲衣黑衣則黑衣白

卷畫三辰其中也諸侯則黼大夫則黻各依其時云

管子輕重已春始天子服青而纁青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秋至天子服白而纁白冬始天子服黑纁黑冬至天子服黑而纁黑由是言之天子不惟有五時之衣并冕亦有五也

周官經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氏注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殷謂眾士也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

天子勛謂周官爲正經於邦國言參於都鄙言兩明邦國皆有
三卿也二記之言王度爲是王制爲非牧誓曰司徒司馬司空
是武王未克商爲侯國之制也左氏春秋傳曰季孫爲司徒叔
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魯之三卿也春秋經鞏之戰同時而
書者四卿計其時仲孫蔑尙爲次卿是五卿也書五卿者蓋小
卿二人皆書於經也下大夫五人蓋大宰小司徒小司馬大司
寇小司空也大宰大司寇亦號小卿又名士大夫也何以知大
夫五人有大宰大司寇而非宗伯也以春秋魯宋二國知之魯
公子翬已書於經爲卿矣而求爲大宰是大宰必爲卿也臧孫
爲司寇書於經孔子爲司寇門人得書其卒是司寇亦爲卿也
夏父弗忌爲宗伯不見於經是不得爲卿也宋華元爲右師魚

石爲左師是公國之二孤也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是三卿也向爲人爲大司寇向帶爲大宰是二小卿也以是知五大夫大宰大司寇在其中而無宗伯也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不得名小卿又不爲上大夫蓋下大夫又號亞大夫也上士二十七人其七人進等二人爲小宰小司寇五人爲五官之師亦謂之嬖大夫嬖譬古通用字譬比也言非大夫但得名之爲比大夫也其二十人則五官官四人周官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天子制也孟子王制諸侯之臣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少一等殺於天子也周官經於官府言正言貳言攷次乃言殷于邦國言參言伍卽言殷亦足以明諸侯少一等也周官六等遞相倍諸侯三卿并二小卿爲

五卿計下大夫嬖大夫爲十人上士二十人是亦相倍之濶也若是則中士宜倍上士下士宜倍中士周官天子制每官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此則每官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亦諸侯半天子之濶也大國上卿中卿下卿皆三命次國上卿中卿皆三命小國上卿三命大國謂侯次國謂伯小國謂子男凡三命者皆命於天子故曰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上大夫下大夫嬖大夫皆二命次國下卿上大夫下大夫皆二命小國中卿下卿上大夫皆二命大國上士中士下士次國嬖大夫上士中士小國下大夫嬖大夫上士皆一命次國下士小國中士下士不命若元侯上公則其政卿及其二孤皆四命故晏子

曰唯卿爲大夫王度記曰諸侯之冢宰其爵如天子之大夫

見引

白虎通義

冢宰卽大司徒或稱冢宰則大司徒別爲小卿內則曰后

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注周官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

今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

注止故此

知冢宰司徒一也或以司徒司馬司空爲政亦四命王度記單

言冢宰者舉一以例之也

二命者謂司徒司馬司空也

元侯上公之卿食五甸故春秋外傳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旅
五百人甸一乘計甲士徒兵廝卒凡百人也諸侯之卿食四甸
王制所謂大國之卿四大夫祿者也諸伯之卿食三甸荀子曰
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王制曰次國之卿三大夫祿是己子男
之卿食二甸王制曰小國之卿倍大夫祿是己五等諸侯之下

大夫皆食一甸故外傳曰大國之上大夫一卒之田食甸者其宰皆下士食縣者其宰皆中士

大射儀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小臣正小臣師大射正小射正司馬正司馬師庶子正工人士宰夫有司宰胥少牢禮有雍正雍府檀弓有司徒旅射人師卜人師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籥師籥師丞周官經宰夫職使其旅甸師職帥其徒司市職有市師市司酒正職使其士宰夫職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助謂周官中大夫以下皆以正師司旅名之如大宰小宰正也宰夫師也上士司也中士士也下士旅也上士曰宰司中士曰宰士下士曰宰旅也其餘官皆仿此凡周官敘官諸官之長不論中大夫下大夫

上士中士下士皆正也其以中大夫爲正者下大夫爲師上士爲司中士爲士下士爲旅也下大夫爲正者上士爲師中士爲司下士爲士也上士爲正者中士爲師下士爲士也中士爲正者下士爲士也其長官以師名者其師名丞籥師丞是也

周官禮序

官籥師中士四人無下士疑中士之上缺上士之數也不然則籥師無丞

荀子王制篇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注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管子乘馬篇一乘者四馬也一

馬其甲七其蔽五四馬

今本譌作乘

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

三十人奉車兩小戴記五十不爲甸徒勛謂白卽白徒一曰甸徒也司馬法所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

五人

引見杜牧之孫子注

卽甸徒也但管子所言一乘多五人

荀子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管子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克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王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助謂二書皆言工賈有分則工賈之受財貨於土明矣外傳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古市廛之法蓋有市一廛卽有泉十五萬說見六卷所謂賈之分也如農夫有百畝之分矣一分稅泉千卽所謂廛法也商賈唯有此稅耳若貨不讎而無息則無稅而泉府斂其貨賈別受泉此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之法也

韓詩外傳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助謂三秉一月之祿也一歲則三十六秉三十六秉卽九百鬴也

秉十六斛鬴六斗四升

若是則曾子

仕莒爲下士也

尙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助謂四鄰比天子之孤故爵視卿而祿視次國之君也

三公封畿內諸侯其地方百里出車百乘所謂百乘之家也其爵爲公孤卿封畿內諸侯其地方七十里爵爲伯中大夫封畿內諸侯方五十里爵爲子三公爲大都卿爲中都中大夫爲小

都

春秋書周公卿大夫士有祭公公周公皆三公也有祭伯凡伯單

伯毛伯召伯伯皆爵也有蘇子尹子劉子單子子皆爵也有南
季祭叔叔服榮叔王季子王札子皆稱字劉夏石尙王子瑕皆
稱名宰暄宰渠伯糾宰周公孔宰周公閱或稱官名或稱官爵
名或稱官爵皆宰也勛謂周制大宰皆書名尙書大保奭芮伯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亦大宰書名餘公卿書爵也宰周公傳
稱宰孔蓋仍舊也漢書凡丞相皆去氏著官名亦周法也或曰
三公未受封者稱氏卿稱子中大夫稱伯叔下大夫稱字春秋
尹氏凡三見詩亦稱尹氏大師劉子單子尹子皆卿則子非爵
南季祭叔榮叔王季子則中大夫也王札子則下大夫也叔服
則內史師而非正叔蓋氏服蓋名也劉夏爲官師而亦見於經
者蓋亦下大夫也石尙王子瑕則元上士中士也子突則下士

故稱人也初稱祭伯者爲卿次稱祭公者升爲三公後稱祭叔者繼世爲大夫也初稱尹氏三公也次稱尹子卿也後稱尹氏亦三公也

春秋左氏傳曰唯卿爲大夫王度記曰諸侯之冢宰其爵如天子之大夫外傳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由是以言則天子之下大夫食五乘其證審矣

管子八觀篇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勛謂山者山田

如度山林之類是已

山農所耕也澤者澤田

如鳩藪澤是已

澤農所耕也

苞山林藪澤等田五十里計足惟一千奇六十餘井故萬家以下就山澤之田計之方五十里足矣去山林藪澤之田五十里

計足一千七百五井故萬家以上去山澤之田五十里方足也
管子入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掌幼掌孤掌養疾掌媒掌病通
窮是都鄙於兩伍殷輔之外復有此等七官也都鄙之兩當爲
下大夫伍當爲上士殷則中士下士也中士當倍上士爲十人
下士當倍中士二十人大都之官不過如是而已小都則兩爲
上士伍爲中士殷爲下士當倍中士爲十人
樂有升歌者琴瑟主之有笙入三終者諸侯以笙天子以箏皆
匏竹也有閒歌三終者金石主之有合樂三終者八音皆備春
秋外傳琴瑟尙宮鐘尙羽石尙角匏竹利制周官凡樂園鍾爲
宮宮琴瑟也謂以圓鍾爲琴瑟曲之均升歌是也黃鍾爲角角
編磬也謂以黃鍾爲編磬曲之均閒歌是也夫箴爲徵徵匏竹

也謂以大簇爲匏竹曲之均竽詠簫詠笙詠是也姑洗爲羽羽
編鐘也謂以姑洗爲編鐘曲之均間歌是也方澤宗廟樂視此
樂有四節初節升歌記升歌清廟外傳歌文王大明縣經升歌
鹿鳴是升歌凡三等也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禮大祭祀
帥瞽登歌命奏擊拊大祭祀登歌擊拊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工
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工四
人二瑟記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
三歎有遺音者矣拊搏玉磬措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
樂器也尙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琴練弦達越大琴當
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入聲不以
鐘鼓竽瑟當作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

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

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

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荀子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

尙拊之膈

揚子雲長楊賦拊膈鳴球韋昭注古文膈爲擊勛謂尙拊之膈四字當爲搏拊拊膈

朱弦而通

越也凡此皆言升歌也其次爲笙入三終禮經笙入立于縣中

奏南陔白華華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笙入三成此皆升歌鹿鳴者之二節也外傳歌文王大明緜簫

詠歌及鹿鳴之三此升歌文王者之二節也荀子竽簫笙和是

竽簫笙類也韓非子曰竽爲五聲之長升歌鹿鳴者笙奏南陔

三終升歌文王者簫詠鹿鳴三終以是差之則升歌清廟者當

竽詠文王三終矣其次爲閒歌三終書笙鏞以閒鳥獸踴踴禮
經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
面其南鐘凡此皆閒歌也閒歌初擊頌鐘以依詩次笙磬又次
頌磬又次笙鐘又次頌鐘又次笙磬其詩則魚麗六篇升歌鹿
鳴者之閒歌也清廟文王之閒歌無攷疑在大雅中最後乃合
鄉樂三終禮經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記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論語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凡此
皆合樂也若舞別多二節升歌之後有下管一節閒歌之後有
正舞一節書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禮經下管播樂器令奏鼓矇
乃管新宮三終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升歌清廟下

管象凡此皆下管也凡舞皆有文武大武六成則三象配之書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在笙庸以閒後詩萬舞有數在依我磬聲
後故知正舞在閒歌之後也鄉樂名亂實亂諸樂故最在後又
升歌有三而合樂則一也

雲門六變咸池八變大夏九成大濩無攸大武六成象三成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七終

桐城姚永概校
長沙王先慎校

聖門六藝淵源八變大夏其淵大則無窮大近六淵泉三取
代燭昏二面合樂限一出

詩詩岐五攝通開湖之對出深樂合廣實通精深姑最五對又
韻隨大如鳳皇來歸并坐觀以問對高萬舞百舞五對共德德
晉樂凡此者不皆出且繼皆自文而大近六如限三淵泉之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八

南菁書院

讀書偶識十

新化鄉漢助叔績著

禮記童子不帛襦袴左傳徵褻與襦方言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褶自關而西或謂之祗稠自關而東謂之甲襦宋楚之間謂之襜襦或謂之禪襦偏禪謂之禪襦復襦江湘之間謂之襜或謂之笄襦說文襦短衣也从衣需聲一曰羸衣祗祗稠短衣从衣氏聲稠衣袂祗稠从衣周聲稬豎使布長襦从衣豆聲釋名襦奕也言溫奕也禪襦如襦而無絮也要襦形如襦其要上翹下齊要也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反閉襦之小者卻向著之領反於背後閉其襟也顏師古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剗以上謹案諸家之言襦之制曲

領短絮衣也汗襦若今之緊身矣禪襦今緊身之無絮者短卽
襪襦之長至袷者半袷襦之袷差大者今婦人缺袷馬袷是也
卽方言之單言襦者矣要襦但襦不過中央長兩畔翹起今爲
衣者皆然要襦特其甚者爾
爾雅衣褹謂之褹注或曰袷衣之飾予虛賦董襪垂髻文選李
善注司馬彪曰髻燕尾也衣上假飾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縠禪
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滔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蘇林
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縮角割名曰交輸裁也謹案文
選注引埤蒼曰旂旌旗旒也旌旗之旒皆作燕尾則髻卽褹無
疑釋名所云上廣下狹如刀圭方言稍謂之粘卽此

說文袷裾也从衣它聲論語曰朝服袷紳士昏禮經主人爵弁

纁裳緇袍子虛賦揚袍戍削畫纁垂髻謹案袍袍一也漢書注

衽賈逵謂之衣圭方言袿謂之裾則說文訓袍爲裾者裾卽衽

也朝服之衽不續於裳垂而放之故臨時始加也方言襜謂之

衽襜謂之袽卽此漢書顏師古注鞞袿衣之長帶也若是則髻

垂於後袍垂於旁襪垂於前

方言禪衣江西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禪衣有袞者

趙魏之間謂之袽衣無袞者謂之程衣古謂之深衣漢書江淹

衣紗縠禪衣曲裾則禪衣曲裾也玉藻纁爲繭縵爲袍禪爲絢

帛爲褶褶襟音同說文袞袞也袞袞也則袞卽有箸之謂也其

制卽深衣文具禮記直裾謂之衾衾者書黃圃古出衾衾直裾

方言襜褕江西南楚謂之襜褕自關而西謂之襜褕其短者謂

之襜褕以布而無緣敝而絨之謂之襜褕自關而西謂之襜褕
其敝者謂之緻說文直裾謂之襜褕漢書顏師古注襜褕直裾
禪衣謹案諸家之說襜褕之制如深衣但直裾爾襜褕似今之
馬褂

方言繞衿謂之裊裊陳魏之間謂之帔自關而東或謂之襜褕釋
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方言衿謂之交注交衣交領也
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爾雅黼領謂之襪士昏禮被纁黼
詩素衣朱襮釋名交領就形名之也謹案古人領與衣殊著之
在外帔與領連也玉藻曲袷三寸詩要之襪之袷皆緣袷也
非此別箸之領

曲禮女子許嫁纓內則婦事舅姑衿纓男女未冠笄者衿纓皆

佩容臭士昏禮經主人親說婦之纓施衿結帨詩親結其縞爾
雅婦人之褱謂之縞縞纓也注卽今之香纓也褱邪交落帶繫
於體因名爲褱纓繫也謹案衿卽領而纓縞乃領下之纓若冠
之有綏綏中以香充之故名香纓又曰衿纓皆佩容臭也男子
亦有幃楚辭蘇糞壤以充幃穆天子傳天子大服冕褱幃帶摺
芻夾佩是矣纓所以固衣不獨外衣有也自袒以上皆以布幅
橫頸交於膺前絡帶又交於腰脊乃結兩端於腹前婦人許嫁
纓與未笄衿纓二文不合者許嫁纓當謂內衣之纓未笄衿纓
乃在外之衿纓也許嫁纓者示慎固也說纓者解衣也或謂許
嫁而纓嫁而說纓不復著非矣

以爲膺注膺絡胃者也釋名人始生曰嬰兒胃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謹案嬰卽纓膺亦嬰也孔子時尙有嬰則旣嫁說嬰不復箸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

釋名交領就形名之也曲領在內中禁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謹案中禁領之領謂內衣之袂此曲領中則禁內衣之袂上則豳頸爾曲領在內云者以明交領之在外也二領制同但內外異爾領卽衿也以此證之則衿纓有內外斷可知矣

記童子不襦袴傳徵褰與襦方言袴齊魯之間謂之襜或謂之襜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校衿楚通語也釋名

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漢書外戚傳光

霍

欲皇后擅寵言宜禁

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綺多其帶服虔曰窮綺有前後當不得

交通也顏師古曰窮袴今之緹縹袴也說文袴脛衣也褊袴上
也褊袴跂也褊袴也謹案褊袴同言褊是絮短衣則袴亦絮褊
也不然童子不宜無褊方言褊與袴爲兩條是矣袴本無當窮
袴乃有當也今時絮袴有無當者

方言褊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褊又無祠之袴謂之褊注袴無跂
者卽今犢鼻褊也祠亦褊字異爾漢書司馬相如自箸犢鼻褊
與備保雜作顏師古曰卽今之褊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褊音
之容反謹案褊有土有當無二祠其形卽似牛鼻孔矣祠今時
俗語猶然但音徒孔反爾褊今單袴廣雅褊無當者謂之褊今
小兒所箸袴俗名褊袴說文褊縹貉中女子無袴以帛爲至空
用絮補核名曰縹衣狀如檐褊急就篇褊衣蔽貉布母縹褊褊

當作襜褕祗裯也祗裯袂小迫束於手縛亦迫束於脛故狀相似也至卽脛今套袴徒有兩裯無當與上卽縛也

方言繫袷謂之褊注卽小兒次衣也翳洛嘔三音說文褊一曰次裏衣謹案次古涎字褊卽今小兒蔽次者俗謂口水苔

說文衿衽也衽衣衿廣雅衽衿衽袂也袂音七益反謹案此今之跪膝也布箬絮若膝大裏之膝上也

雜記稅衣卽祿衣音豕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敢服稅今本譌作

稅又一玉篇稅細細也音都外反謹案古音兌豕無異故雜記本作絲

祿衣借稅字今時謂細緞當卽稅字俗作緞無由稅衣豈卽以

稅爲之乎

說文鋤立疇所用釋名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齊人謂其柄曰

耜耜然正直也頭曰鶴似鶴頭也耨似鋤耨禾也耨亦鋤類也耨迫也迫地去艸也毛詩傳耨耨也詩疏引世本云垂作耨

呂氏春秋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耨耨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閒爾雅斫斫謂之定說文斫斫也齊謂之鉞郭璞曰斫斫鉞屬釋名鉞誅也主以誅物根株也廣雅定謂之耨謹案人長八尺立耨則柄尺不宜是鉞柄長而耨本短也耨耨是一器斫斫定鉞鉞是一器鉞今之草鉞耨今之短柄鉞婦人坐以鉞草者鉞鉞今之大鉞也

宋慈之問耨之耨

爾雅斫謂之耨注耨也廣雅耨謂之耨說文斫謂之耨耨大鉞也謹案此今之斫刀也如鉞而大直金旁鋒用之芟田亢草爾雅斫謂之耨注古耨耨字說文耨耨也古田器也耨耨也字

又作耒耜兩刃耒也宋魏曰耒或从金弓作鈞象耒耜也鑿耜屬讀若媽鈇耒屬鉤耒屬耒手耕曲木也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高誘淮南子注耒鑿也青州謂之鑿有刃也三輔謂之鈇方言耒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厠宋魏之間謂之鑿或謂之鐸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耒沅湘之間謂之耒趙魏之間謂之臬東齊謂之耒注厠湯料反此亦鑿聲轉也鐸音韋臬字亦作鑿也耒音駭謹案耒音互瓜反鈇卽象舉朱鑿胡瓜反鑿彼爲反又步化反鑿卽鉤鉤過委鐸兩非鈇直深一器也卽古之耒制詳攷工記曲柄枝刃耕器也今有直柄三刃或四刃者謂之鑿音步華反泥手之以出泥又橫木施無數刃又貫二槌繩係之屬鞍端以服牛橫上直二木上復施橫人扶之名曰鑿用之於彝後亦耒屬也

齊東野語卷之六
荷卽鷓李時珍誤以爲鵒

爾雅與鷓鷯注未詳廣雅鷓雀怪鳥玉篇鷓鳩也鳩鷓鳥名
鳥喙蛇尾謹案今首望山中有蛇尾雀大如鳩尾如蛇長尺餘
鳥而蛇尾亦可怪也

爾雅齧齒艾注未詳謹案今首望山中有鳥形如雀而色頗灰
黯夏中銜艾置燕巢燕畏艾避去卻乳其中一尾有白毛一尾
有赤毛不知何者爲雌何者爲雄也是卽齒艾矣

爾雅鷓鷯老注鷓鷯也俗呼癡鳥謹案今首望山中有小綠鳥
兩雪時來入房櫳閒昏冥不知出其癡鳥乎

爾雅桃蟲鷓其雌鷓說文鷓鷯黃脰雀也謹案今首望山中有
山麻雀似家雀而小丹首不家居殆卽黃脰雀也脰頭字同見

喙嚮風下翮乃因風急疾擊鳩鵠燕雀食之謹案今首望山中
有鷹赤色名紅鷹云是布穀所化卽此

爾雅騶斯鴨鵠毛詩疏引之無斯字且譏劉氏不宜有騶斯之
稱則孔所見爾雅本無斯字也今本誤大半矣古士與鵠卽
呂氏春秋肉之美者周燕之翠說文嚮周燕也郭璞以燕字下
屬恐非今之榨油郎大如燕黑色尾長而岐頭上戴勝說文嚮
从巾象其冠也殆卽此矣然非郭景純之子規也亦景純所
爾雅鷓鴣戴鷺月令戴勝降于桑今之采桑子毛冠短尾食葚
而醉殆卽此也

說文雉祝鳩也从鳥佳聲或从佳一作隼爾雅鷹隼醜詩歐彼
飛隼顏師古曰隼卽鷓似鷹稍小尾如舵謹案鷓有兩種一種

大者白斑方肩舵尾殆是隼也

夏小正十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爾雅鳶烏醜疏鳶鴟也禮記疏亦同謹案今之鴨鷹身頸俱長於鷹擊犬疾迅殆卽鳶也弋鳶古今字漢書作載

爾雅楊烏白鷲注似鷹尾上白今白翅鷹似鷹而翅白疑卽此也說文白鷲王雎也誤

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贏或謂之女鷗自關而東謂之鷓鴣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懷爵毛詩陸疏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鐵如錐取茅莠爲窠

莠卽秀字

以麻紩之如刺

韞然縣箸樹枝上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或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韞雀或曰

巧女郭璞方言注卽鷓鴣也又名鷓鴣江東呼布母過羸音螺
案爾雅云鷓鴣鷓鴣屬非此小鳥明矣甯玦兩音謹案景純
不從楊陸之說爲是詩言網繆牖戶卽桑飛也楊所由致誤者
蓋以詩詠鷓鴣取桑飛子毀桑飛室文義相涉故爾今俗名此
鳥爲焦人子

方言戴勝或謂之鷓鴣或謂之鷓鴣或謂之鷓鴣爾雅鷓鴣戴
鷓鴣澤鷓鴣鷓鴣說文鷓鴣鷓鴣也鷓鴣鷓鴣也則鷓鴣戴勝鷓鴣一
鳥三名虞鷓卽鷓鴣形聲俱近因以譌爾

陸璣疏脊令大如鷓雀長腳長尾鐵喙背上青赤色腹下白頸
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郭璞爾雅注雀屬也飛則鳴
行則搖上林賦煩鷓庸渠郭璞注庸渠似鳧灰色而鷓足一名

章渠若是則脊令庸渠本是一禽爾雅鵙鵙雝渠毛傳脊令庸渠也助謂此當如釋魚鯉鱣鰻鮎鱧鮐之例各自異條不相連也毛傳蓋誤

脊令好羣聚遇鷹隼則共啄之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題彼脊令載飛載鳴皆取斯義

爾雅蒺藜螂蛆廣雅螂蛆蜈蚣也郭璞曰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莊子螂蛆甘帶謹案此蟲助曾捕得狀如蟬蠅但項腹細長爾六足四翼長角二臂能逐蛇入水環而施毒蛇斃而浮伏腦而食之滇中者大如掌能伏蚌蟻人家蓄之以除蟻害吳公百足之蟲此與之同名俗名此爲飛天吳公百足者爲地吳

公

爾雅蝮毛蠹謹案此今之毛蟲也如蠹而大徧體生毛大者如
人小指

爾雅蠹蝮注載屬也今青州人呼載爲蝮蝮孫叔然云八角
蝮蝮失之謹案今俗謂之爛蟲又名八角勒狀似毛蠹色青項
上八長豪如蝮毛磔人卽腫爛叔然所詁似亦未失

爾雅翫醜罅蝮醜奮強醜捋蠹醜蝮蠹醜扇注罅剖母背而生
奮好奮迅作聲捋以腳自摩捋蝮垂其腴扇好搖翅謹案今之
蟬皆背中有罅自罅蛻出蝮能奮股而趨蠹好以腳摩捋蠹垂
腴尾有箴蜚好扇翫爾雅無蜚名強疑是蜚蠹強二醜與經文
不合當是轉寫互譌

爾雅鱧注鱧也謹案是今名蛇魚一名七星長頸圓尾鱗斑如

鰕鬚自尾至顙目在顙前齒如箴是食子惟畱七當名七生
本草經貫眾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蕭
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爾雅蕭苻止灤貫眾是一物三名也郭
璞以蕭苻止爲句而云未詳灤貫眾又爲一句似非

說文杲酸果也从木目闕古文从口作𣎵梅柑也可食从木母
聲柑梅也爾雅梅柑又柚條時英梅說文枼梅也勛謂梅乃柑
之別名大木也杲乃杲果也爾雅之梅柑自目大木郭注似杏
實酸非矣爾雅之英卽說文之枼乃目酸果郭別注曰雀梅亦
非爾雅柚條時別爲句

春秋外傳我姬氏出自天竈天竈卽元枵古十二次名如豕韋
大梁訾姬皆古國名姬氏出於高辛高辛出於黃帝子元囂則

元枵亦國名也枵囂古字通韋宏嗣謂玄枵齊之分野周之皇
妣大姜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龍助案下文方言建
星牽牛爲逢公所馮神則出於天龍必不謂逢公可知韋說非
是

鶉一音洧鶉屬小鳥也一音徒丸反鶉也大鶩鳥也凡鶩鳥之
喙曲桺爲鳥喙形曲則鶉首鶉火鶉尾之字皆當音徒丸反先
儒悉音洧恐非

管子海王鹽百升而鬴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鬴五十也升加一
彊鬴百也升加二彊鬴二百也鍾二千輕重丁今齊西之粟鬴
百泉則鑑二十也齊東之粟鬴十泉則鑑二泉也以是二文攷
之則鬴五鑑鑑二十升也左氏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

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加一焉鍾乃大矣由是言之齊舊量豆四升區十六升鬴六十四升也陳氏豆五升區二十五升鬴百二十五升也管子所言豆四升鬴二十升鬴百升也與陳氏量微異管子書多六國人所增益疑管子之所言卽陳氏之制左傳三量皆加一焉之三當作二字偶誤耳

說文無笑字孫愔引說文謂从竹从犬李陽冰謂从竹从夭徐鉉謂俗从犬謹案漢書作夭又作咲漢王政碑作咲矣卽笑字咲卽咲字咲字說文亦無漢代俗字也知矣卽笑者漢隸凡艸在字上者多變作止奔从夭費鳳別碑及魏元丕碑皆變从大弁从夭周公禮殿記及曹全碑皆變从大今奔字亦从大則矣

字上立爲艸之隸變下大爲夭之隸變較然矣芙本艸名食之
可以下氣怒則氣上喜則氣下故借芙艸以名喜芙也江叔澧
書釋名亦以芙爲矣意與勛同漢書及王政碑矣咲上兩點皆
內聚不外分作八惠定宇謂矣从八从夭亦非漢隸竹艸多溷
又歪喬奔三字漢隸多从夭故芙字俗遂變从竹从夭作笑从
竹从大作笑从竹从夭作笑也

說文表从衣从毛勛案表毛聲類相近亦諧聲字也古諧聲字
多省用如驪瓏用龍恤用血經典中如此者不勝枚舉詩不屬
于毛不離于裏毛傳毛在外以言父裏在內以言母毛與裏對
蓋借毛爲表字也表裏本相對之稱

說文無答字而合字解曰合口也詒字解曰諧也苟字解曰市

也左氏春秋既合而來奔以是定之則合都闕反述當用合今俗

作答蓋荅字之譌段小未之字爲之耳漢書作畚其字說文無

之疑从田合聲謂田之畔畝相連也段爲畚述之字耳今俗謂地之毗

連爲相搭事之相連曰交搭本當用畚字後人不解因別造搭字耳諧詒當用詒甸币當用甸經

傳中通用合實段合都闕反述字爲諧詒甸币字也今合行而詒

甸廢而合之本義又段荅爲之轉相迷亂莫知造字之本矣

說文新埶祆字解云胡神也从示天聲火千切助案通典職官

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祆呼烟反祆者西域國

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祆祠及官六書統關

中謂天爲祆詳攷其義祆卽天也釋名天豫司沈冀以舌腹言

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

也是天字古有兩音其以舌頭言之而音近坦者卽唐韻之他前切也其以舌腹言之而音近顯者卽祆字之火千切也祆卽顯之平聲唐代天字失火千切之音遂別造祆字失其舊矣
琰字解曰寶也从玉深省聲丑林切勛案爾雅釋言爽差也爽忒也夔隱也愛呬也基經也基設也祺祥也祺吉也挾藏也洩徹也普廢也普滅也琰寶也揆試也髦選也髦俊也猷圖也猷若也稱舉也稱好也庶侈也庶幸也洵均也洵龠也莢駢也莢亂也弁同也弁蓋也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凡十五條皆明同字異義也惟夔優挾洩琰揆稱爲異字攷說文無夔而愛訓仿佛卽隱義也無洩而周官經挾日卽洩日稱爾戈今尙書亦作稱蓋古本一字後人隨義以俗字屢改故異文也由是言之

則琰揆亦應同文唐韻揆音他含切琰音丑林切古透徹二母音同而覃韻之字悉從侵韻流轉則揆琰之音亦同也

琲珠五百枚也从玉非聲普乃切勛案左思吳都賦珠琲闌干劉逵注琲貫也珠十貫爲一琲闌干猶縱橫也李善音步對反說文玉部珉石之次王者以爲系璧讀若詩曰瓜瓞羣羣一曰若龕蚌系璧之義卽貫也蓋礪珉石若小珠以組貫之以爲璧系也珉琲雙聲初僅有珉及聲轉俗因造琲字耳

璀璨璨玉光也从玉崔聲七罪切璨玉光也从玉粲聲倉案切勛案司馬相如上林賦崔錯發馘郭璞曰崔錯交雜崔干賄切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下第蔚以璀璨李善文選注璀璨盛兒郭璞江賦鱗甲錯錯李善文選注錯七罪反錯錯閒雜之兒崔

錯璫錯鏤錯三者字雖異音義則同也說文無璫鏤當以崔爲
正魯靈光殿賦泪磴磴以璫璨文選李善注璫璨眾綵飾兒曹
植洛神賦披羅衣之璫粲李善文選注璫粲衣聲孫綽天台山
賦琪樹璫璨而垂珠李善文選注璫璨珠垂兒璫七罪反璫粲
璫璨一也李善以羣蔡翠蔡翠粲與璫粲爲一見琴賦注故洛神賦
注以衣聲釋之若珠垂兒則又隨文爲義其實皆非也崔磊錯
落粲爛三者皆光明交雜之兒皆疊韻字也雙聲則爲崔錯崔
粲磊落重言則爲磊磊落落粲粲

琪玉也从玉其聲拘竦切勛案高誘淮南注蛩讀如詩小琪今
詩作小其大共是其琪一也古但用其字爲之

芊艸盛也从艸千聲倉先切勛案廣雅芊芊茂也潘岳藉田賦

蟬冕類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李善文選注芊芊碧兒謝朓
游東田詩遠樹曖任任李善文選注廣雅芊芊盛也任與芊同
說文谷部裕望山谷裕裕青也芊芊任任裕裕一也當以裕爲
正楚辭望遠兮芊眠王逸曰芊眠遙視闇未明也張衡南都賦
攢立叢駢青冥盱眙李善注言林木攢羅眾色幽昧也芊眠盱
眙一也亦當作裕眙高唐賦印視山巔肅何芊芊李善注
引說文作裕又云芊與裕古字通

茗茶芽也从艸名聲莫迴切勛案集韻模母迴切茶晚取者是
模茗一也模字說文亦無疑依其體作莫卽用莫莢字也或曰
司馬相如上林賦微睇緜藐郭璞曰緜藐遠視兒張衡西京賦
昭藐流眄辭綜曰昭睂眇之間藐好視容也昭亾并反左思吳
都賦島嶼緜邈劉逵曰緜邈廣遠兒張載七命搖則峻挺茗邈

茗嶠李善曰茗邈高遠也茗莫洽切春秋穀梁傳莊三年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注緬藐遠也緜藐昭藐緜邈茗邈緬藐一也昭眉睫之間者卽爾雅之目上爲名郭注眉眼之間者是也是名昭爲一字也昭藐亦常用名藐後人書之與藐齊同因加艸耳猶唐人之書造造也茗飲之字起於茗藐之後因襲用之也其實但當作名耳

葢左氏傳以葢陳事杜預注云葢敕也从艸未詳丑善切勛案方言葢逞解也郭璞曰葢音展又葢敕戒備也廣雅同周官展犧牲展器陳皆敕備之意也儀禮有司展羣幣是紆解之意則葢之音義悉與展同蓋卽展之譌體也漢隸艸作止與衣之上上近衣下譌爲戍襄字或書作覆戍卽衣下之譌也葢譌作與

褻或書作蠢因譌蔽耳

犍牯牛也从牛建聲亦郡名居言切勛案說文牯駮牛也从牛害聲唐韻音古拜切廣雅駮牯犗犗犗犗犗犗也曹憲犗音居言反是犗犍一也古害曷通用字从害者多可从曷聲類同也則牯犗犍又一也廣雅分牯犗爲二者蓋當時讀牯音如戒而犗尙存舊讀遂別爲二也

說文僂疾也長也从足攸聲唐韻音式竹切倏犬忝疾也从犬攸聲讀若叔唐韻音式竹切勛案透字有三義方言連犗透驚也郭璞曰透式六反驚兒也廣雅透驚也曹憲曰音叔此卽說文僂字疾也之訓蓋物來甚疾於我必驚義相成也新埭字透跳也晉書王遜傳透水而死者千餘人梁書羊侃傳景欲透水

鷗抽刀所之皆謂跳躍入水此卽說文倏字犬走疾之訓走疾則跳躍故也又透過也此義今人通用卽說文倏字長也之訓長去聲論語長一身有半謂過一身又半之長物謂過人之物是長過義一也透疑卽倏之重文說文不收者漢之俗字也三義皆當音叔今音他候切用跳字音耳

迢迢遶也从辵召聲徒聊切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迢遶倜儻李善曰迢遶高兒張載七命茗邈茗遶迢遶茗遶一也是古卽用茗爲迢張衡西京賦直棼霓以高居薛綜曰棼霓高兒魯靈光殿賦浮柱昭棼以星懸標遶峴而枝柱茗遶棼霓皆疊韻字又用昭棼遶峴爲雙聲字其原一也李善音棼棼皆徒結反霓峴皆五結反遶曹憲音堯礁遶又對截嶲爲雙聲又迢遶卽昭棼

也。遑與躑皆从帶得聲。遑亦當音徒結反。

蹠蹠旋行。莊子大宗師。蹠蹠而鑑于井。釋文崔本作邊。鮮司馬相如上林賦。便姍嬖肩。史記作媼媼。張衡南都賦。蹠蹠蹠蹠。案蹠蹠蹠蹠。邊鮮便姍媼媼。音訓竝同。惟邊鮮二字皆說文所有。當以爲正。

躑躅蹠失道也。从足曾聲。七鄧切。蹠蹠蹠也。从足登聲。徒亘切。勛案說文層重屋也。蹠仰也。張衡西京賦。蹠道遷倚以正。東薛綜曰。蹠閣道也。班固西都賦。陵蹠道而超西墉。蹠道卽蹠道。重屋與閣道登之者。迷或故以爲失。覩之兒據字當用層蹠。

蹠蹠蹠行無常兒。从足甚聲。莊子秋水篇。吾以一足跨蹠而行。釋文跨敕甚反。郭徒咸反。一音初稟反。蹠本亦作卓。同。敕角反。

李云跲卓行兒廣雅跲蹕無常曹憲曰跲敕錦反蹕敕角反跲
蹕卓蹕蹕蹕一也跲蹕皆說文所無當用宄字說文宄宄
宄行兒从儿出儿卽行無常之意也今南楚俗語謂行往無常
及操行無常皆曰宄卓上音彼威反

與莊子郭音同下音徒鈞反

諛小也誘也从言交聲禮記曰足以諛聞先鳥切漢書孝武紀
怵於邪說如淳曰見誘怵於邪說也顏師古曰今俗猶云相諛
誑諛音先誘反誑音述誘怵卽諛誑也曹憲曰誘音素了三六
三酉所六凡四音素了卽先鳥三酉卽先誘也以是攷之古誘
諛二字音訓悉同本爲一字也自漢以後始歧爲二而誘音與
久反矣

鞞屬从革華聲許懸切方言履梁益之間或謂之屨或謂之

屣郭璞曰屣他回反字或作屣音同屣下瓦反一音畫說文屣履也从糸戶聲廣韻屣履屬有頸曰屣以形制攷之屣卽鞮也

以字攷之則屣

方言說文

鞮

史記

屣

廣雅

鞮

集韻

一也屣屣一也屣

从戶得聲卽音戶轉在平聲字始變鞮鞮从華得聲古華字在魚模韻內音與胡同又轉入麻馬韻內屣則如郛景純之音鞮則如今音華也又轉入歌戈韻音吁戈切字始變屣屣从履省梭省聲也又變鞮靴从其朔則當用屣也

鬧不靜也从市門奴教切說文媯苛也一曰擗戲弄也一曰媯也从女堯聲唐韻音奴烏切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撓讀煩媯之媯擗戲弄煩媯皆不靜之意

皴皮細起也从皮夂聲又腠赤子陰也从肉夂聲或从皿子回

切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河上公注赤子未知男女之會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漢書董仲舒傳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揜謂轉褻踈也蘇林曰朘音鑄石俗語謂縮朘爲朘縮顏師古曰孟說是也揜音宣司馬相如子虛賦褻縹張揖曰褻縮也說文縹蹠也蹠踈古通是褻縹褻蹠語一也皆縮蹠之誼老子之峻作蓋朘訓縮作訓起後人誤會注音詁朘爲赤子陰失之然褻朘峻三字皆說文所無足部蹠字解曰蹠也誼與褻朘同古當用蹠字爲之王弼本作全可證也

瞼目上下瞼也从目僉聲居奄切說文眊部眊目圍也从眊尸讀若書卷之卷唐韻音居倦切目圍卽目上下瞼也自漢以後侵覃諸韻讀近眞文諸韻故音亦近瞼字晚出當以眊爲正

鷓鴣鳥名上从鳥庶聲之夜切下从鳥古聲古乎切勛案地有

橐皋者音柘姑

見漢書孟康注柘今本作拓攷左傳釋文橐皋橐音章夜反知當作柘也

蓋柘姑本

壘韻字

古音柘字在魚模部內

古有此連語或用之爲鳥名或用之爲地

名也如扶蘇之爲木名又爲地名

胡蘇姑蘇亦聲轉

又爲人名是其比

矣

谿鵠水鳥鵠从鳥式聲恥力切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谿者所以制水式者所以程木谿式本駢字而鳥取名焉

說文舟部船我也闕又無舂字而菑部斨木部楸人部倂皆云舂聲玉篇舂火種也主倦切韻會小補媵注云弟子職左手執櫛譚苑曰櫛段借字正作舂音燼勛案船當从舟廿火會意字

舟中必持火種故舟廿火爲舩也舩卽舩之或體人所廿火亦火種也其訓則玉篇韻會皆是其音則非今以龔梈倂遊諸字定之則蒸登部無疑蒸登古音近之哈今俗猶有火櫛火寺之語謂薪之妻而未灰者赤而畱火曰火寺黑已去火曰火櫛火種在灰中亦薪妻而未灰且赤而畱火者則寺乃古脊音之遺也舩訓兆者火種初有其兆及煬之而然則顯矣故舩兆之誼借之也詎胎舩者胎初成僅有其兆耳訓我者古人稱吾吾乃小兒也舩則小兒之胎而未成者極言其無知思耳謙意也櫛妻本同類其字一也舩當別出

說文隻撮也从攴从已爭引也从攴尸錢獻之坵曰隻當从左戾之尸徐鍇以爲从甲乙之乙非也爭應从右戾之尸字與隻

相因徐鉉以爲从叟非也勛案手部撮四圭也一曰兩指撮也以手少取物曰隻爭多曰爭二誼相反故一从左戾一从右戾今俗取物少許曰隻又謂物少許爲隻音劣撮之曰隻所撮亦曰隻亦猶撮之有二誼也

啗言之訥也从口从內訥言難也从言从內唐韻啗音女滑切訥音內骨切勛謂啗者謂瘖人欲言不能成音但有聲啗啗也說文言之訥也訥當爲啗訥者言遲而縵俗謂之難音乃可反難訥一聲之轉錢獻之謂啗卽論語欲訥於言之訥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八終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慎校

一、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二、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三、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四、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五、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六、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七、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八、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九、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十、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一、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二、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三、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四、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五、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六、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七、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八、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九、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十、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此字與後之字同，即命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九

南菁書院

讀書偶識附

新化鄒漢勛叔績著

堯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史記集解引鄭注云五典五教也蓋
試以司徒之職左傳文十八年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
方又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姚氏亦
舉此傳文以釋經蓋舊說也勛聞之子鄒子堯舉舜於畎畝之
中初使爲司徒辟八元爲僚屬也舜以孝聞善處人倫故初試
卽爲司徒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
莫不時敘又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
姚氏亦舉此傳文以釋經是已勛聞之子鄒子經之揆訓事如

周禮事官之事經下文舜曰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則司
空百揆一也宅同度揆事也宅百揆卽左傳之揆百事也左傳
之揆當訓度訓故雖異事則一也僞周官篇以百揆爲官名非
也舜蓋爲司徒三攷徙官司空舉八愷爲僚屬也勛謂八愷非
禹皋陶特是其子姓耳如厯降庭堅皆皋陶子可徵也孫伯淵
星衍曰納于百揆爲司空也與先明經說詒王伯申引之曰時
承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左傳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饗
餐又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史記四
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姚氏舉左傳以釋經是已勛聞之
子鄒子賓于四門謂舜兼四岳主諸侯也四凶皆諸侯鯀爲崇

伯三苗驩兜皆國名見山海經共工之國在不周山下亦見山海經舜兼四岳蓋爲司空司馬時皆兼之此經蓋說舜爲四岳黜諸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論衡尙書曰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姚氏曰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助聞之子鄒子虞夏之制司馬天公司空地公司徒人公

本尙書大傳

天

公司馬居三公之首仲任大錄二公之事卽司馬也舜爲司空三攷徙官司馬耳烈讀列次第也列風謂次第之風如五日一風之比

乃言底可績三載助聞之子鄒子謂舜爲司馬後一攷績之時

也自登庸至是二十一年矣此後攝帝位又八年而堯崩孟子舜相堯二十八載自爲司徒至堯崩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勛案此舜受終年之事周禮殷國其制頗相類既月乃日史記云擇吉月日勛謂卽觀禮夕月朝日之禮也蓋其時諸侯以夕至故先夕月詰朝乃朝日也下文言巡守事馬季長以爲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

史記集解經典釋文皆引之

鄭君云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

公羊疏引其說皆是

象以典刑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幪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臙者以墨幪其臙象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勛聞之子鄒子鄉里

愚民不知禮義五典之中動離愆咎遽附於刑近於不教而誅宥而不問則變倫攸斃故制爲此刑以警之周禮之鄉刑出此勛謂象刑之說荀子非之伏生仍用以詁經者良以其義有所在旨實不誣若謂唐虞之世徒有象刑而無肉刑則難逃荀子之所譏矣

明明揚側陋史記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江叔灃聲曰明明謂舉貴戚揚側陋謂舉疏遠隱匿者段若膺玉裁曰貴戚訓明疏遠隱匿訓側陋其說皆是勛謂黜陟幽明明者陟因之名陟者曰明明揚子高明之家謂高位貴戚也其訓與堯典明明之明同若後世言顯矣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勛謂敷當从今文讀傳謂著其

名猶傅籍之傅奏謂進其身明謂貴之試謂用之國功曰功民
功曰庸車服以褒異之羣后之署名若後世之記名奏謂常接
見明謂加爵試謂爲方伯連帥以下其職與奏典
夙夜惟寅直哉絕句惟清絕句近儒讀多如此勛謂寅直謂敬以直
內也

試可乃已史記試不可用而已其意甚明勛謂古無叵字卽用
可字爲之如公羊傳之伐讀之有長言短言之別子長傳先師
之訓知此經是叵字之讀恐人不瞭故增不字以明之當子長
時亦無叵字故不得以叵字代之也

荀子富國篇天子袿褌衣冕諸侯玄褌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
服大略篇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論卑統黼

黻文織注卑冕與裨冕同覲禮侯氏裨冕助案荀子所言不詒
周制疑虞制也皋陶謨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是虞有五色
之袞服也以三統言之虞尙赤故天子袞袞衣水克火故諸侯
元袞衣土克水木克土則裨冕宜黃袞衣青袞衣金克木故士
皮弁服皮弁服白也士無冕故弁周別有爵弁虞則同皮弁耳
山冕者畫山龍華蟲四章繡火璪彝宗四章凡八元冠當作元
冕元冕者畫龍華蟲三章繡火璪彝宗四章凡七舉上以包六
五二種裨冕者繡宗一章舉下以略四三二三種韋弁卽皮弁
耳其衣常則畫柞罟之形而會五采繡耳會五采繡者繡爲五
成以五色相間耳

古文說不以日月
星辰爲衣上之章

古人之次敘凡有四例以生變化有順敘有逆敘有首尾包中

之敘有中主首尾之敘苟一概執之但知一順敘而文之變化不生矣綴文然而敘篇亦然故明於此道而後二雅之篇次可得而言矣入樂之正歌必三篇連奏而非正歌則有三篇連者有二篇連者有單篇者而單篇亦有二有綴於眾篇之首末而爲其冒與尾者有特立者蓋無算樂則必三篇連者燕樂則或二或單也綴樂則琴之操引孤章而不成篇者耳風雅無孤章則無綴樂也審於詩篇之連綴則又可得敘詩之逆順首尾之迹矣今以小雅論之鹿鳴三篇一連也

兒儀禮

常棣三篇一連也

近儒孔眾仲魏默淡推汜麻樞而爲言

采芣三篇一連也魚麗三篇一連也蓼蕭

三篇一連也鴻雁三篇一連也鶴鳴三篇一連也

以上皆孔魏所推菁

莪蓋六閒之綴尾六月采芑一連也

序以南征北伐相偶言之其證矣

斯干無

羊一連也

序言考言之是矣

車攻吉日一連也

易林吉日車攻田弋獲禽連言亦是其證黃

鳥我行其野一連也

復我邦族復我諸兄復我諸父復我邦家言歸思復末句意同其證也

節南

山四篇一連也

皆言天變凡四篇連兩二篇連耳

小旻三篇一連也

皆以小命名可證

巧言三篇一連也

皆言讒人

谷風蓼莪一連也

皆不得於人倫

大東四篇一

連也

皆天下大事

小明鼓鐘一連也

皆言秦極而侈

楚茨單篇亦六閒之尾

信南山三篇一連也

信南山言王者治田以享鬼神出言祭祇大田言祀神詩辭可證

瞻彼洛

矣六篇一連也則六閒云青蠅二

皆衛武詩可證

角弓二一連也而以

魚藻二主其中都人士白華一連也而以采芣三主其中緜蠻

瓠葉一連也

緜蠻言學校而瓠葉明卿飲

漸漸之石三篇一連也

皆言衰亂疲倦之狀

分節既明經之緯之而後可言次矣又分其大段鹿鳴至菁莪

一也六月至鼓鐘二也楚茨至車牽三也青蠅至何草不黃四

也又聯其大段鹿鳴至鼓鐘一也楚茨至何草不黃二也又段中分其節鹿鳴三常棣三一也采芣三孤出以爲節魚麗三蓼蕭三菁莪一也

首段凡三節

六月至無羊一也以宣王之詩中包二

小節節南山至巧言三一也以平王之詩中包一節

節南山爲平王詩證

之以韋昭說正月雨無正二詩證之以褒姒威之宗周既滅之語何人斯證之以宋均言溫暴爲平王時人

鼓鐘爲一節

次段凡三節

由此而世次可言矣首段一節常棣作於

成王時則一節皆成王時可知夫正歌者周公所定彼旣爲成王則餘爲武王可知此第二節也若是則正歌逆敘也鼓鐘爲昭王時作而在變歌之最後則亦逆敘也成康而下正詩絕則變歌自昭起也自昭至平凡十王宣之中包二節是包二王也

平之中包一節是包一王也平所包爲幽

小弁可證

則宣所包必夷

厲可推也若是則宣平并所包凡五王而谷風一節具五王矣
蓋自夷以降王室愈衰是後五王爲一節而前五王又一節也
後五王以宣包夷厲以平包幽皆逆包則前五王亦應以其包
昭穆以孝包懿懿王之時詩人作刺是懿王有詩也大東一節
天下騷亂不似穆王之時必懿王王室衰之世也谷風八篇但
三節是五王之中僅三王有詩餘二王無詩也是必共孝無詩
矣其孝無詩故無以包三王而以昭穆包懿順包之也若是則
鼓鐘小明爲昭而谷風蓼莪必穆矣中所包者則懿也
子鄒子曰諸侯朝天子之制備於周官大行人左氏傳明王之
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此卽大行人之制此男服之朝聘數也五服男
居中舉之以例上下耳共計十二年之中二朝一會一盟八聘
耳盟卽王巡守殷國之事會卽六年之朝大於常朝耳此蓋自
周公定制以來率行之以爲常者也成王六年周公禮樂成自
滅殷至是年適一紀始行之成王十八年三十年再行而成王
崩通計西周二百八十年率依此常行率以辰巳之年聘午年
朝未申之年聘酉會戌亥聘子朝丑寅聘卯盟也合通八爲日

東北幽州有九絡正北并州有六狄正西離州有五戎正東青
州有四夷東南揚州有七閩正南荊州有八蠻共三十九國咸
屬周六州皆有夷狄故言其方冀沈豫在中無夷狄故舉川以
明所在

四公者唐公虞公夏公殷公也唐公封在正北并州虞公封在正西雖州國語所謂西虞是也夏公卽已公封在正南荊州呂氏春秋所謂舜葬南已之市是也殷公卽宋公封在正東青州六侯東北幽州封大公望爲齊侯河東沈州封伯禽爲魯侯河內冀州封康叔封爲衛侯東南揚州封蔡叔度子蔡仲爲蔡侯所云望蔡縣是也河南豫州封陳胡公爲陳侯封文叔爲甫侯以夾輔東國共三十二國六州侯有四年併其二十四畿內有四國豐鎬爲中國詩云惠此中國是也圃洛爲東國書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韓城以西北爲北國故曰奄受北國也申謝爲南國詩云南國是式是也又有四山詩云我徂東山左傳云伐東山臬落氏蓋懷泌之閒是也詩云南山有臺北

山有萊南山終南山之南褒漢之地是也北山蓋卽漢之北地郡西山卽秦隴呂氏春秋所云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馬者是也王畿蓋規雝冀豫三州而爲之而冀豫去其東方雝去其西北也

七伯二十五子共三十二國六州州有四子伯凡二十四子伯冀豫各二子伯雝州廣遠仍置四子伯凡三十二也七伯者除冀豫外咸州置一伯也蓋幽州有摯伯沈州有曹伯青州有巢伯揚州有吳伯荊州有觀伯并州有燕伯雝州有河伯也

周公既沒召康公小改其制爲一公九侯十八伯十四子百男三十九夷蠻國西周仍之不改至平王乃改也七州州有二伯二子而冀豫惟二伯無子也七州負海故云負海子也統計九

州凡百八十一國其餘則微國也微國或稱侯所謂庶方小侯也或稱人江人黃人葛人牟人是也天下九州共立五十軍元侯二各立三軍諸侯八各立二軍十八伯各立一軍共四十軍王城三軍三國各一軍爲六軍四山又各一軍凡十軍合五十軍王城十二門門各一師王宮城南東西三門各一師師皆置帥故曰帥以門名三國之軍各一孤領之謂之三孤合大宰等六卿爲九卿也王城軍將亦曰軍吏凡三人謂之三吏也

論衡本性篇周人世頌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勛謂二子親承夫子之教言猶如此何況荀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於此可見矣要之荀子踐履之醇不失爲賢者不可以性惡之

論貶之也樂記是公孫尼子作

見宋書樂志

反情以合志卽是情惡

之旨

說文解字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論衡董仲舒作性情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于陽情生于陰陰氣晷陽氣仁助謂仁義禮知性也喜怒哀樂情也仁義禮知無過差是性無惡也喜怒哀樂有當不是情未必盡善也宋儒謂情善不如漢儒之說爲允

仲氏說云然

靈樞寶命全形篇人生于地縣命于天本神篇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禮記中庸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大學篇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動謂德卽性也
本於天故董子曰性生於陽氣之動爲情本於地故董子曰情
生於陰率性之謂道性之善也中和情之善也不得其正情之
惡也故性有善無惡情有善有惡以性制情則情善任情則情
惡

仲氏說
云然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動謂人有
性有習有氣性本於天習由於人氣原於地天性盡人皆同曰
相近以著其同也習俗有善惡善惡之相去天淵故曰習相遠
人之所以有上知下愚者地在我之氣使之然也習俗移人賢
者不免惟上知則氣至清雖日習於惡俗不爲之移下愚則氣
至濁雖日習於善俗不爲之移然此僅言習而非言教若教則

下愚亦可移故子曰有教無類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周官注子儀之術疏晉中經簿本艸經三卷周末人子儀所著
謹案韓詩外傳子儀是秦越人之弟子陶宏景本艸序謂是神
農所作蓋自尊其經必託之古聖注家通弊也

程子曰論語有子曾子弟子譔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論語集
注序引之略同或問曰論語中閔子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
人所託而失之不革也集注公冶長第五引胡氏曰疑多子貢
之徒所記牢曰引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
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先進第十一引胡氏曰
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接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
也憲問第十四引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謹案此程朱二子

之誼引而申之凡有數端一則謂論語本曾有門人所集其稱
閔子冉子者因舊記而失之革此之爲說竊有疑焉夫使論語
之書如後世新唐書通鑑綱目之多則義例弗周亦自恆情乃
其爲書篇簡極約省覽易周何至有應革不應革之條豈昔賢
著述漫記偶書如虞初九百之流乎揣之人情恐非事實失之
不革與重出之語同爲賢者之過實不敢謗經以詭隨也一則
謂七十子及其門人各有所記孔曾沒後有一人得之集以爲
論語一仍舊文無所剗革故名號錯互此又不然使原記之人
多寡不均或僅數簡或連篇牘是則采掇雜糅豪無條理揆之
命名之誼則語而不論其非審矣使原記之人各成一篇是則
集書之人如二戴之於禮似矣然禮記命篇各具其誼是以文

既仍舊篇題亦不復革此書廿篇皆以首字題篇不復標義必
集者所命而非記者之舊何以文既因舊而篇名不存邪即以
篇名皆是原製是則廿人之記如出一律何以曾有之徒師稱
某子端木弟子則稱子貢閔氏門人又復一篇之間再易其號
彼名號之宜一定者既各異辭而此篇名之不得一定者反出
一律此又非矣一則謂孔曾既沒七十子之弟子與弟子之僅
存者偶然會合各集意舊聞哀成此書故無適一之稱夫弟子
羣居猶必異席示有所長而羣賢畢集其述聖言殊不推讓使
有一尊何異勦說凡此三端反復推詳皆有不洽況稱子稱名
他經義例一同論語則又何說

宋永亨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

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亦曰離至閔子獨云
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意
出於閔氏推尋宋意似以爲孔子本稱孝哉損也閔氏之徒敘
述斯語諱其所師更以氏字攷之於書四岳舉舜例應君前臣
名虞史書之革華以舜爲壇冊祝例應父前子名周史書之易
發爲某周公攝政子未復辟卽有誥命亦自稱名杼材之冊本
是今誦惟曰肆誦惟德用惟誦子子孫孫永保民史臣悉易以
王由斯况之宋氏之說似可宗信抑又攷之曾子孝經子車孟
子必謙而自名乃其門人避改惟施之記事之文

曾子侍孟子
見梁惠王是

記而其述語不革參軻是則私家記載有殊國史所以殊者殆
以私家但不自觸可諭令他人書之若夫天王之諱率土所同

無可使書故國史革及敘述之語而私書惟易自謙之記也緣是以論則論語卽出閔氏之徒亦應如孝經孟子之例不得改夫子語以爲閔子私諱審矣

朱子或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閻百詩引儘園未定稟曰弟子無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閒於父母昆弟之言也謹案湛園此說非也若以孝哉閔子騫爲父母昆弟之言而人不閒之於文軔稍順然父母昆弟亦不應稱閔子騫今以孝哉閔子騫爲人言則愈不順故知非也謹案此章之誼當以焦里堂說爲定然有二說一則謂閔子初未受業於夫子時夫子聞其孝而評騭之固不得從

弟子之列而稱名然攷之亢倉子則閔子之孝乃夫子之教也此說非是一則謂閔子既没夫子論定其人而云云故稱字此說是也難者或曰顏淵既葬以後夫子猶稱其名則夫子於門人灰生皆名之此非也夫名弟子者猶之名子陽童某甫父子殤子猶且稱字哭者呼滅聖門致譏著於典記則父不名灰子誼自章著若夫鯉灰之云鄭君謂未葬以前視父之語正發於會葬之日執謂葬後未葬以前猶以生禮則夫子之名回不忍致灰之意而非弟子之灰必名也由是以言則不得執回也以例子騫審矣又有以知孝哉之歎呼滅之哭皆在葬後也蔡沈書集傳日月五星右旋之說出於張子朱子語類或問日月五星既是右旋何以詩傳仍是左旋之說曰仍而未改也則

朱子晚年亦主右旋之說宋書厯志祖沖之議夏厯日月西行
杜預何承天祖沖之皆云黃帝等七家厯皆六國人所譏則六
國時已有西行之說也回回及今西法亦以爲右旋國初梅
文鼎定九深於厯術者也亦主右旋當從之

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
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旣者正
相當而相奄閒疏也孔疏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
相近正映其形故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
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
旣也此日月行有高下之說也月高日下則相奄密日高月下
則相奄疏日高月高日下月下則正相當疏言日月大小正同

者目此其實則日在上而月在下上者大而下者小也西人謂
中人不解日月高卑彼實不解中人之解日月高卑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九終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慎校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六

劉貴陽經說

南菁書院

獻犧

獻劉書年仙石著

周禮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鄭氏注曰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陸德明音
義曰獻犧同素何反司尊彝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
鄭氏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陸德明音
義曰獻素何反案獻尊即犧尊與象尊相須爲用舉其事則謂
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本一物而二名春秋傳曰犧象不
出門禮記曰君西酌犧象又曰尊用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是
二尊相須爲用之驗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犧音義獻音

憲各讀如本字其義自明司尊彝變犧爲獻者朝踐乃始獻之禮以祀事之始獻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形與名言之實卽犧尊也鄭氏讀獻爲犧又以二字皆音莎是不知二者固是不同物其本字則各有音義無庸牽混陸氏沿鄭氏之說以犧獻二字並音莎而於他經凡言獻言犧處悉音以爲莎不能訂正其義而反據以改他經音訓是二字始誤於鄭氏之穿鑿繼又誤於陸氏之因襲而經文因之愈晦矣

考詩頌毛傳說犧尊用沙羽以飾尊是鄭氏讀犧爲莎之所本意謂刻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又考詩傳疏引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此說甚確南史劉杳傳杳嘗於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畫鳳皇尾

娑娑然杳對以此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也約以爲然是犧象皆刻木爲形灼然無疑乃聶崇義三禮圖旣采阮氏義于犧象尊皆作一器繪牛象形并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又采鄭氏義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因仍譌誤誠有如沈括趙彥衛林光朝諸人所譏者其殆未考劉杳之說乎

矜

徐華野太守偶語及爲諸生時應經古試策問矜字從矛何以訓爲矜憐且從今得聲何以收入蒸登部爾時茫無以應也請

申其說予按矜矜判然兩字一從矛今一從予今不容相溷華

嚴音義上卷云矜毛詩傳曰矜憐也說文字統林罕小說敘所謂李陽冰就說

文刊正作三十卷其時復於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者是也非後魏楊承慶字統矜矜俗憐也皆

從予今若從矛今者音巨斤反矛柄也玉篇二字皆從予今無

矛今者是慧苑在唐時所見毛詩經傳並作矜而玉篇則有矜

而無矜此古本未經竄改之據也今考詩之矜憐字爲韻者苑

柳以叶天臻桑柔以叶甸民填天皆眞諄部中字古矜憐通用

論衡引書予惟率肆矜爾引論語則哀矜而勿喜並作憐字憐

亦眞諄部中字也故矜與從矛今聲訓矛柄入蒸登部之矜斷

是兩字詩戰戰競競左傳引作矜矜說文兕部云競讀矜此從矛今字故通蒸韻之競自漢人以三形

相似隸體雜書如東海廟碑矜閱費鳳別碑恤憂矜厄又矜此

黔首石經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辛李造橋碑哀矜下民左雖從

矛右仍從令至孫叔敖碑鰥寡是矜右雖從今左仍從予石經

尙書惠于矜寡乃直從矛今矣於古從令聲之字皆入眞諄部

其從今聲者則入侵覃部自晉潘岳哀永逝文用矜憐之矜叶

興承升從令聲者乃混入蒸登部而矛柄之矜俗別從堇聲郭

注方言云矜今字作矜巨巾反於是從今聲者又混入眞諄部

降及唐時玉篇乃概作一矜字

今本作矜宋陳彭年等所改

廣韻十七眞云

矜矛柄也古作矜巨巾切十六蒸云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樣

借爲矜憐字居陵切又概作一矜字而分矛柄義入蒸互易二

字古讀此古今音義之大變也廣韻已後矜獨行而矜遂亾說

文亦因以刪削矣

顏讎由爲子路妻兒

孟子言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孫疏云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與上文顏讎由截然若不相涉後人相承此讀不改考史記云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兒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兒與孟子說不同全謝山答問從孫疏以讎由卽濁鄒而引孔叢子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因舉此爲史公指作妻兒之證閻氏釋地云讎由爲子路妻兒則亦彌子瑕妻兒也余案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兒正據孟子此文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讎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觀小司馬云云知後世誤讀自唐已然至孫疏始明見

讀法闡全亦相沿俗讀習慣不悟多方推揣以求其合不知孟子本文明白易見卽史公所據以立說者也

王豹

王豹趙注謂衛之善謳者朱子因之其實以豹爲衛人並無所本豈以淇水在衛因處淇而卽謂是衛人耶余案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寶之邱杜注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以時代考之於濇于髡所稱似屬一人意者豹因善謳爲景公所嬖悼公立囚而未殺後遂奔衛處淇則豹實齊人也此章髡對孟子語皆盛誇本國之人能變國俗如繇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屏一衛人且其所稱如華杞輩皆當時大夫姓名顯箸斷不舉一他國編戶無名位者錯出其

閒知豹爲景公嬖大夫無疑也惟縣駒無可考或卽高唐之邑大夫耶

裸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裸之言灌灌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此語殊未愜王氏昭禹薛氏衡諸說相承率多牽混余案求神獻尸非一時事未可僮侗言之也蓋祭祀以裸爲始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旣裸然後朝踐以薦腥饋食以薦孰記所謂報以二禮是也旣乃舉獻酒之禮於是有羨尸卒食之事當始祭先用裸鬯求神其時尸未入廟固不容麝及獻尸禮祭統尸飲五節疏曰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案疏說乃尸旣入廟主人裸尸之禮卽祭統所云君執圭瓚裸

尸大宗執璋瓚亞裸也鄭氏謂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是亞裸本屬之夫人可知此則專據獻尸言之與始祭時尸未入廟先用裸鬯求神者有別又不得兼言求神也孔疏謂初二裸尸祭奠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薛氏衡亦云二裸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裸不與焉夫曰二裸固決非始祭時灌地求神之裸矣鄭氏以求神獻尸皆朝踐饋食以前事因舉四字並說後儒未能分析其節次遂致斗葛不清若一以尸入廟之先後爲斷則劃然判爲兩事而無所用其牽混矣

臨碩

後漢書鄭康成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又孔融傳爲北海相郡

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而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蓋傳寫本脫臨字淺人不知別是一人因改存字爲行而誤以甄子然孝行知名爲旬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二字皆當據范書補正之其姓俱作臨至賈公彥序周禮廢與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弁之鄭元徧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據此則孝存名碩也惟其姓作林與范書異考毛詩棫樸闕宮正義禮記王制目錄正義皆作臨碩禮記王制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及此廢興序並作林碩似當以范書爲正作林非也又考伏滔青楚人物論

云後漢時鄭康成周孟 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
公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諸人皆是傳字知孝存爲碩字無
疑而其姓當作臨又無疑也十論七難其詳蓋不可攷孝經序
注正義稱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之外等書中有答臨孝存
難禮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稱答臨碩者禮記王制內兩條毛
詩內兩條周禮內三條惟女巫疏義所引難答歌哭而請者一
條首尾全具詩棫樸正義稱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
周禮鄭釋之云云此亦足見所難之一端至閔宮序官三引均
是答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答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祿以
難周禮耳十論更無從彷彿蓋其人本康成弟子又同鄉里故
得以往復辨難然亦可見古人爲學不肯苟同如此云

弁

弁字說文無之而書中鬢髸併髸竝從弁聲似乎生子之文不應遺漏大徐於併下云弁不成字當從髸省非也其後廣韻集韻並不收弁音義遂闕獨玉篇五音集韻有之均訓爲火種正字通直以爲同夷引管子弟子職注折卽作折炎今作弁案弟子職櫛之遠近乃成厥火房注但云櫛謂燭盡不注音切亦并無折卽作折炎字楊慎譚苑醍醐云管子弟子職櫛之遠近左手正櫛乃取厥櫛舊本櫛作卽叶音燼櫛卽皆段借字正作弁從火從収音燼以今本管子校之俱不合張揚竝好僞造古書以欺世其言未必足據或古本管子櫛作弁讀同燼亦未可知然究屬揣測之見未敢信爲確證也予友苗仙麓言幼讀說文

熊從炎省聲思之不得其故夢中見有人兩手曰火擲之驚而
寤因恍然於炎乃奔之譌蓋六朝人書多變爿爲大如奔奕牌
獎弊弊之類率溷雜不分因爿而誤大又因大而誤火於是奔
省聲遂成炎省聲矣予謂奔字若讀同燼則與熊聲相去甚遠
其說仍不可通不知奔旣從収則収亦聲也證以鬻字奔聲讀
作乳恐反與鳥獸瘦毛之瘦同則奔字決爲東冬部中字無疑
必如是讀熊從奔省聲方爲諦當至韓道昭別作士戀切音饌
其去収字本音益遠矣

周時書分四代

大戴禮卷之四
周書分四代
大戴禮卷之四
周書分四代

書備五代唐虞夏商周也伏生今文尚書分爲五尚書大傳標
堯典之首曰虞夏傳唐傳九共之首曰虞夏傳虞傳禹貢之首

曰虞夏傳夏傳帝告之首曰殷傳大誓之首曰周傳蓋其本經

題唐書虞書夏書殷書周書故曰其傳若是

在本經無九共帝告當以臯陶謨爲

虞書湯誓以下爲殷書大傳蓋伏生教授張生歐陽生時猶記二篇殘語兩家總撰大義筆於虞傳殷傳之首耳

古文

尚書分爲三馬鄭王本及劉向別錄自堯典盡夏書皆題曰虞

夏書見堯典正義康成書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虞

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古文家說也五家謂唐一家虞一家

夏一家殷一家周一家也今文家說也然皆非周時之舊左氏

傳史克以慎徽五典至四門穆穆爲虞書堯典文也

今僞孔舜典本是堯

典趙衰以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爲夏書臯陶謨文也

今僞孔益稷本是臯陶謨今賦作敷試作庶

是古書凡題四代曰虞書夏書商書周

書堯典本紀堯雖紀及舜之終仍以紀堯爲主宜歸之堯而謂

之虞書蓋出虞史所紀故篇首加曰若稽古臯陶謨亦紀虞廷君臣之言宜歸之舜而謂之夏書蓋出夏史所紀故篇首亦加曰若稽古然則尙書古題猶云虞夏商周人所書云爾非如後世史紀某代卽稱某代書也古文謂之虞夏書止統稱不別於古爲近今文堯典係之唐臯陶謨係之虞禹貢甘誓係之夏失其舊矣

周時完書堯典後有舜典汨作九其九篇橐飲大禹謨臯陶謨棄稷凡十五篇於虞夏不知何屬竊疑堯之事虞史記之謂之虞書舜之事當必夏史記之謂之夏書然則舜典以後恐卽屬夏書止堯典一篇爲虞書也說文稱堯典者二十五假乎也下平豔東作宅堦夷鳥獸毳髦又鳥獸夔毛帝曰鬻咨方救俛

功又旁述屨功洪水浩浩有能俾燮方命圮族岳曰昇哉繇類
于上帝雉藝明試以功竄三苗殛鯀于羽山放勳乃殂關四門
時惟懋哉臯咎繇僉曰伯夷教育子八音克諧龍朕聖讒說殄
行皆言虞書此依古文也 不同者古文題虞夏書乃總堯典臯
陶謨禹貢甘誓諸篇說文獨稱堯典文自不得兼云虞夏書故
云虞書許君本尊古文者也若稱五品不繇作唐書稭三百有
六句繫傳本亦作唐書則傳寫之誤段氏玉裁以說文凡稱虞
書皆宜改唐書堯典紀唐事紀舜皆紀堯也則謂之唐書臯陶
紀虞事則謂之虞書禹貢紀禹功則謂之夏書勝於古文家之
概稱虞夏書未得其實古文今文家標目皆非孔子自題後學
者爲之說說文可擇善而從無足異段氏此說蓋非古文標目

原周時舊號許君文字既依古文何以於標目獨見爲非而必擇從今文也

偽壁中古文尙書

或問經典釋文敘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是古字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唐以前有依僞孔五十九篇經文易以奇古之字流布人間別爲一種尙書者但僞孔之書自東晉而降遵行久矣不容再僞唐以前人何以有是答曰此非僞孔之僞書乃壁中書之僞書也蓋東晉以降羣信僞孔爲安國以隸古寫定壁中之本妄入以隸古本傳壁中科斗古文不傳遂造僞本以當之元明謂安

國尚書本以隸寫古僞本用古字改經爲非不知妄人正造未

寫以隸之本而非用古字以當隸古本也盤庚序正義云孔子

壁內之書治皆作糺

宋本如是他本譌作亂

蓋卽稱此本又匡謬正俗云

尚書湯斲云予則孛翊汝自注斲古文誓字翊古文戮字亦卽

此本是孔穎達顏師古並認爲壁中古文也於此可知唐初名

儒不特信安國隸古本見存並信壁中古文亦存也是亦政僞

孔者所宜詳悉

又問孔顏信僞本爲真古文唐人亦有知古文之亡者否答曰

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此古文謂壁中本也知晉世秘府有之者晉秘書監荀勗錄當

代所藏書目凡三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唐時見在簿中

必錄壁中尚書也云今無有傳者謂晉以後無聞知其亡也下文云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古文當亦亡於是時志文特分言之耳長孫無忌等不爲僞本所惑識見高出孔顏矣又經典釋文云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之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立博士既以眾家滅亡承上歐陽夏侯尚書並古文而又云古文始興則所謂平帝立古文而亡於永嘉者是壁中古文古文孔傳始興者是隸古本其實隸古本馬鄭所不注之餘篇亦亡唐人信僞孔以爲不亡耳然可以見陸氏知壁本亡於永嘉也又問宋時有古文尚書郭忠恕作汗簡夏竦作古文四聲韻首列之采其文多至數百至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流傳至今宋

人如說文繫傳羣經音辯集韻國語補音蔡氏書集傳亦屢稱之或卽唐時僞本答曰卽如斲字糺字薛氏本並無之惟有芻字恐是唐以後人又因原本有所增省

又聯舉本曰斲亦蒸也

又問僞本治作糺於義何居答曰作僞者不能自造文字必采說文所引尙書及魏三體石經古文衛宏古文官書以及諸家所稱引並字書言古文者如張揖古今字詁之類而後成此糺字本魏石經也石經桓十七年及齊師戰於奚奚作糺

見隸續是續

也左旁卽奚字蓋邯鄲滄傳古文壁中本有此治字從乙奚聲從乙之意如說文亂從乙乙治之也因從奚聲卽借爲奚字石經他處必有書糺作治者故僞本用之耳汗簡乙部有糺釋始注尙書始當作治宋時僞本糺蓋又改作亂也糸部又載王存

又切韻治作彖亦譌體

一唐時尙書原本釋文原本興廢

世尚至對風

今之尙書非僞古文原本乃唐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謂之今文尙書者見新唐書藝文志今之尙書釋文非陸德明元本又宋開寶中詔以陸氏所釋乃古文尙書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明皇隸書者見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其原本今並不傳言尙書家並未考其亡自何時今按冊府元龜載明皇改尙書詔命以舊本仍藏之書府郡齋讀書志古文尙書未三卷漢孔安國以隸古寫定五十九篇之書也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

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
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
相類玉海藝文類云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中郭忠恕
定古文尙書並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
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釋文
卽陳鄂所刪定
蓋二人並爲之咸平三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尙書音
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夢溪筆
談云宋太宗得古文尙書改雲夢土作义作雲土夢作义姓苑
宋太宗詔郭忠恕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古今尙書據此諸文
是唐一代行今文而古文仍在未嘗亡也傳至後周郭氏與釋
文合校之是此時猶行古文至宋太宗已行今文而忠恕入宋

又命合今文尙書校之是宋初亦行古文也逮北宋之末次道仲至號多藏書天下惟其家有本則已微矣而晁公武王伯厚

猶見之蓋南宋亦存其亡當在宋元之際釋文原本宋初亦與

新定釋文並行其亡校古本爲早困學紀聞云釋文敘錄云尙

書之字本爲隸古云云然則今所傳古文尙書未必孔安國之

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

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

藝文志無藏舊

本之說語見冊府元龜此記誤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

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此漢至唐所謂古文者

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尙書呂微仲得本於

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及釋文今本豈忠恕所

定歟宣和六年詔復洪範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按伯厚此文與玉海讀書志互有詳略所謂非安國本者卽僞本古文伯厚意主明皇未改原本釋文原本爲真孔氏古文以駁僞本科斗書之非其見與陸氏認僞本爲隸古之僞同並未得僞本之實然自陸氏以後羣皆尊信至伯厚乃始疑之可謂偉識其云古文音義今不傳蓋孫氏摹行後不久卽亡也凡此皆古文並釋文原本興廢之由段氏玉裁乃誤認讀書志玉海困學紀聞所謂古文者爲屬僞本郭氏所定宋王兩家所藏並是此本又認郭氏定釋文爲別撰僞本釋文著之古文尙書撰異中大誤

又命八鳥獸毛珌

鳥獸毳毛

夜行古文由殷其末之末穴

堯典仲秋鳥獸毛毼仲冬鳥獸毼毛周禮司裘注引毛毼作毼
毼毼字說文所無鬢部云鬢羽獵韋絳從鬢弁聲襲或從衣從
崩虞書曰鳥獸襲毛又毛部云毼毛盛也從毛隹聲虞書曰鳥
獸毼髦並不同惠氏周禮古義云毼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尙
書云仲秋鳥獸髦毼仲冬鳥獸毼髦涉下而誤耳段氏尙書撰
異云惠謂涉下而誤者涉下句作毼又誤毼也然鳥獸毼髦惟
見說文惠以髦毼毼髦繫之鄭氏尙書無據周禮釋文毼音毛
此相傳舊本舊音毼字從佳毛毛亦聲蓋壁中堯典古文如是
惟毼同毛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今尙書毛字在鄭不
易爲毛當別有見而其說不傳鳥獸毼毛說文作毼亦壁中本
今字作毼乃別體鬢部所引作襲按襲訓羽獵韋絳而虞書訓

毛盛六書之假借蓋今文尙書也又說文毛部作髦鬣部作毛似古文尙書作髦今文尙書作毛毛是本字髦亦假借也

按康成所據壁中古文令毛琫誠作琫琫何以琫琫琫髦同一壁經而許君有琫琫字獨無琫字耶且毛部琫毛盛也從毛隹聲虞書曰鳥獸琫髦琫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從毛先聲讀若選又何以仲冬琫髦仲秋毛琫同爲毛盛絕無別異耶可知許君琫下所引元是鳥獸琫琫髦乃琫之誤琫琫二文同訓毛盛並屬仲秋琫下旣稱虞書琫下卽承上作解康成司裘注亦當引作琫琫許鄭所據孔氏古文蓋同是此字釋文見禮注琫誤琫因以僞孔尙書琫作毛爲之音云音毛非也琫琫義爲鳥獸毛盛此古文尙書說康成注周禮良裘云良善也仲

秋鳥獸毳毼因其良時而用之毛以盛時爲良鄭君義蓋同許作毛者乃伏生今文史記五帝紀用今文尙書云鳥獸毛毼可證今文蓋脫隼旁耳僞孔乃用今文凡僞孔經字多同今文而與賈馬鄭王之古文異者據康成作毼從可知賈馬王之本亦毼字也許君所引鳥獸廢毛蓋毼毛古文釋文引馬融云溫柔貌此亦古文說也僞孔云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是依古文說但陸氏不云毼馬作褻知馬亦作毼者亦今文尙書史記五帝紀作鳥獸毼毛是也馬氏古文亦作毼字者蓋孔安國以今文褻非本字以毼爲正改從今文又從可知賈鄭王亦作毼也毼本伏生今文而許君不載此字合而言之古文毼毼謂毛盛褻毛謂毛溫柔本自有別玉篇毼而勇切又而允切褻也

聚也

今本譌雅與周禮注同

廣韻彘而尹切毛聚也衆聚二義卽許君毛

盛意蓋出於賈馬鄭玉鳥獸彘之注至玉篇彘下出氄云同
上此說文譌作彘髦以後陳彭年輩認彘氄同字而爲之者彘
止切而允而勇乃氄字之讀亦彭年輩增之廣韻氄讀而隴切
與彘別字別音蓋孫愐所見諸家尙書是彘說文亦是彘說
與氄毛判然故不合氄於彘顧氏不待言矣大徐音說文彘而
尹切又入勇切亦誤認許君引氄毛作彘髦而合廣韻彘氄二
字之讀此陳氏所由改玉篇也又顧孫依古文尙書收彘字別
無彘字則周禮注彘說釋文音毛之誤顧氏在梁時固未及見
孫氏亦未信之也至集韻毛亦作彘則其時諸家尙書久已直
從釋文矣此其原委可一一推見者也廣韻氄讀而隴切亦非

古音古文爽從解聲今文駝從喬聲解聲在真諄部喬聲在喬韻術於古爲支脂部之入真諄支脂二部字多通借故正作駝借作夔而不可入東冬部讀而勇切蓋六朝以後之音譌耳廣韻以駝爲駝之正文直從甬聲則去本愈遠矣之洞案康成所下別是一義前說謂仲秋毛絜周禮注作絜絜是古文絜依釋文讀毛後說謂周禮注絜是絜之誤說文絜鬣當作絜絜辨絜與駝音義不同前後自相違異後說爲長依元本兩存之

禽

堯典僉曰益哉正義云馬鄭王本皆作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按作僉者姚方興本也馬鄭王作禹者古文尙書也禹與僉字不相近按詩秦譜正義引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禽古閭本如此他本皆誤曰益哉禽當爲禽之誤說文禽古文禹字是稱馬鄭

王本以證書疏所稱知禹本作侖侖與兪形似故云相近而誤
正義用姚方興本固宜左袒方興其實三家皆安國所傳古文
也上下文皆作兪曰獨益是禹舉之故作禹曰方興作舜典傳
改作兪以合上下文非也以此知壁中古文尚書禹皆作兪說
文知侖是古文禹是據壁經漢藝文志禰家者流大命三十七
篇傳言禹所作其文是後世語兪卽侖字

鞞琫琕說

鞞琫琕之制古說紛如迄無定論詩小雅瞻彼洛矣鞞琫有琕
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琕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珽琕
諸侯盪琫而璆琕大夫鐐琫而鏐琕士瑒琫而瑒琕釋文琫佩
刀削上飾琕佩刀削下飾說文云鞞刀室也琫佩刀上飾也琕

佩刀下飾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室

削卽鞘

室謂之鞞

鞞句鞞

鞞之飾也

鞞卽鞞字

王莽傳瑒瑒瑒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瑒下

曰瑒此一說也大雅公劉鞞瑒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瑒釋名

云室口之飾曰瑒瑒奉也奉東口也下末之飾曰瑒瑒卑也在

下之言也瑒卽鞞字詩音義鞞或作瑒是也此一說也杜注左

傳鞞佩刀削上飾瑒下飾字林玉篇本之又一說也廣韻云鞞

下飾瑒上飾宋咸注小爾雅本之又一說也此皆古說之異後

人皆宗毛說惟以公劉傳下曰鞞與瞻彼洛矣傳詞不同復成

鞞訟正義於瞻彼洛矣申公劉傳曰彼無瑒文因瑒爲在上之

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

當云下曰鞞一時文誤

公劉正義意亦

同馮氏六家詩名物疏則認公劉傳說鞞爲下飾謂與釋名合

指瞻彼洛矣傳爲自相矛盾孔冲遠不得已而爲之辭陳啟源
毛詩稽古編又申孔云瞻彼洛矣傳以琫琕對言故言上飾下
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琫在鞞上
則鞞爲下矣古文簡質不達意耳戴氏震毛鄭詩考亦以公劉
傳與釋名合謂瞻彼洛矣傳爲傳寫之誤當云鞞下飾後諸琕
字皆當作鞞鞞琫有琕猶言鞞鞞有奭奭赤兒琕文飾兒說文
云琕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傳與今本同遂取以說字以鞞爲
刀室殆誤會毛鞞容刀鞞也之語凡此又宗毛之異按瞻彼洛
矣傳本定說說文諸家本之者是也公劉傳下曰鞞之文誠如
正義稽古編所通惟鞞是刀室故字從革其從玉者譌說爲飾
以後之文也釋名由誤會公劉傳下曰鞞之文而以鞞當琕不

思與瞻彼洛矣傳不合或別有師承要非也鞞爲下飾則無以處玼矣馮氏據之良誤戴氏更改毛傳從之益屬武斷考說文玼下云禮佩刀天子玉琫而玼玼盪下云禮佩刀諸侯盪琫而璆玼琫下云禮佩刀士琫琫而玼玼禮字韻會引皆作禮記曰禮記者前漢藝文志所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毛許並稱記文惟說文士玼玼與毛琫玼及盪作盪異而金部鐐下未及引大夫句戴氏指諸玼字並誤豈說文亦誤乎抑逸禮記先誤乎玼文飾兒義復何出乎至段氏注說文又別出新說謂毛意琫在刀握不在刀室云琫之言奉也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奉握也其飾曰琫毛傳鞞容刀鞞也謂刀削其云琫上飾玼下飾者上下自全刀言之琫在鞞上鞞在琫下玼在

鞞末此尤無理其意因說文有佩刀字疑琫琕並在鞞則不宜云佩刀飾乃移琫於刀握而牽毛傳從之令琫琕一在刀一在鞞謂合許君之旨今讀毛傳鞞容刀鞞一語已別言鞞接云琫上飾琕下飾自主鞞言毛未嘗合刀於鞞而許君佩刀是合鞞於刀蓋佩之則刀鞞為一矣但移全刀之說於說文則琫琕同在鞞固可云佩刀飾也至杜征南已下諸家則所傳聞異辭不可據以疑毛許矣

小正田鼠

夏小正正月田鼠出傳田鼠者嗾鼠也三月田鼠化為鴛八月鴛為鼠近洪氏震煊疏小正以三鼠為一云三月化鴛八月為鼠九月以後應蟄至明年正月則又將出按此說非也田鼠能

禾稼僅是一鼠自三月至八月是鴛八月化而九月以後卽
蟄至明年正月方出三月又化如此則田鼠無能爲害知必是
二種正月出者爲噉鼠噉鼠卽鼯鼠爾雅鼯鼠郭注云以頰裏
藏食者說文鼯鼯也鼯鼠屬讀若含鼯廣雅作鼯按噉者因其
頰裏能藏物名之說文噉口有所銜也爾雅寓屬曰噉郭注頰
裏貯食處是也後別製鼯字鼯之言含也命名之意亦同此鼠
自正月出卽害五穀藏於秋時小正九月熊羆貉鼯則穴
傳言蟄也鼯鼠屬然則鼯鼠亦當蟄於是時鴛化之田鼠鼯
鼠也淮南時則訓田鼠化爲鴛高注田鼠鼯鼯鼠也鼯鼠卽
鼯鼠諸字書無鼯字蓋失收說文鼯地中行鼠伯勞所化也一
曰偃鼠蚡或從虫爾雅鼯鼠郭注地中行者蘇頌本草圖經云

鼯鼠卽化爲鴛者斯言信矣周禮地官草人墳壤用麋故書墳

作蚤司農云蚤壤

今作墳誤說詳段氏玉裁漢讀考

多蚤鼠也然則蚤之言墳

以其穿地中行令土壤起故名偃亦作鼯名醫別錄鼯鼠土中行陶注俗中一名隱鼠一名蚡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地中行隱偃皆因其伏藏地中得名方言謂之穉鼠郭注穉鼠蚡鼠也穉卽犁字謂其起土若耕犁也此鼠三月化鴛八月復爲鼠秋冬閒亦能害稼小正三言田鼠傳於田鼠出特言嗛鼠以別於鼠爲鴛鴛爲鼠之爲鼯鼠高注淮南是矣其注呂覽季春紀則以田鼠爲鼯鼠蓋因二者並是田鼠偶誤爾雅鼯鼠釋文引字林曰卽鼯鼠以二鼠爲一尤非

小正雞桴粥

三月至八月其桴入其桴而

桴

夏小正二月雞桴粥傳云粥也者相粥之時也關澹本傳首脫
粥字大戴禮有之相粥句盧見曾本改作相粥粥呼也黃叔琳
本改作相粥之呼也畢沅本改作相粥粥之呼也按此候記雞
產卵傳當作桴粥也者相粥粥之時也粥粥者雞聲也說文粥
呼雞重言之讀若祝蓋雞聲若粥粥故就其聲呼之是粥其本
字粥其假借也相粥粥者雌雄鳴相應也凡雞產卵必雌鳴而
雄應之蓋古人於雞產卵時雌雄相鳴謂之桴粥傳意以相粥
粥解桴粥若專解粥字則桴字無著矣淮南時則訓作雞呼卵
高注雞呼鳴求卵呼卵卽桴粥也禮月令逸周書時訓解作雞
乳乳是產卵說文云乳人及鳥生子也生者生出之謂呂覽季
冬紀乳雉雉乳上脫雞字雞乳雉雉本兩候今本誤惟與月令

先雉雛後雞乳不同高注乳卵也經子四處與桴粥文異義同
諸家以意增改未得傳意傳又云桴嫗伏也粥養也此別一義
按凡鳥乳卵其始也卵生後其母從而菴之則曰嫗伏禮樂記
羽者嫗伏是也亦單言嫗言伏莊子嫗雞搏狸越雞不能伏鶴
卵是也嫗伏已化雛則曰孚說文孚卵孚也一切經音義引通
俗文卵化曰孚是也或說以小正桴爲孚字謂已嫗伏成雛以
粥爲育字謂成雛而養育之此桴桴粥二字存異說非正解也

壁中古文有春秋

壁中古文之數詳於漢藝文志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宮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也其分列諸經尙書家首
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九篇禮家首列禮古經五十

六卷論語家首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經家首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記不一種禮家有記百三十一

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家有樂記二十三

篇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種皆古文隋書經籍志稱劉

向考校經籍得此五種記共二百十四篇而經典釋文敘錄引

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十今脫此字四篇可證然春秋家首列春

秋古經十二篇此亦當出自孔壁說文敘云魯共王得禮記尙

書春秋論語孝經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總敘處少此種或文

脫耳說文敘又云左邱明春秋傳以古文北平侯張蒼獻春秋

左氏傳蓋春秋古文經出壁中古文傳出張蒼所獻段氏桂說

文謂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謂蒼所獻說文

以春秋係孔壁恐非事實此徒見志上列春秋古經十二篇下列春秋經十一卷云公羊穀梁二家後列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意十一卷之經屬公穀十二篇之古經則屬左氏不知孔壁之經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堅之特重古文也張蒼有傳無經卽有經亦以孔壁古文該之可耳論衡說左氏傳出其王壁中正見經出孔壁卽傳亦誤歸之矣若記五種不加古字文省也

大旆說

左氏僖廿八年城濮之戰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又晉

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旆按兩旆非旗名設二旆設前軍之兩隊也中軍大旆中軍前軍之名也莊廿八年傳楚子元闞禦

彊鬪梧耿之不比爲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旆殿對文而曰爲旆是旆必前軍楚前軍名旆晉制亦然哀二年傳晉趙鞅禦

鄭師於戚陽虎曰吾軍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注旆

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軍以示眾蓋以兵車之先驅者爲一

軍故云兵車之旆是晉前軍名旆之確證又襄十八年傳晉伐

齊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此旆亦是前軍張衡東京

賦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返乎郊畛薛綜注旆前軍殿後軍本左

氏也所以名旆者以其載旆也猶楚之左廣右廣以廣車得名

也見宣三年傳中軍重之名大旆猶齊之有大殿也

見襄廿三年傳

大旆之

左旆前軍之左旆也杜注兵車之旆是矣注狐毛設二旆云大

旗注大旆云旗名按旆乃以帛續旒末者旆以通帛爲之別是

皇清經解續編
三
一旗儻是旗名則大旆之左旃旃成旆上之物不可通矣

季蘭

左氏襄廿八年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按此數句非泛語明據詩采蘋爲言季蘭蓋卽季女之名或字當時於此大夫妻能確知其人後失傳耳詩但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左氏能指其地爲濟澤之阿又可知季蘭母家居濟水之旁也杜解季女爲服蘭之女蔽詩指矣

國子證誤

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云云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

孝公於夷宮韋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導訓諸侯子也唐尙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爲州伯者按國子者王太子王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皆是亦曰國子弟周禮地官師氏夏官諸子注疏言之甚詳唐氏以諸侯當國子有乖名義固非賈景伯知諸侯無國子之稱故以爲諸侯之嗣子而諸侯子理不能導訓諸侯故以爲導訓諸侯之子然王欲得國子而穆仲舉魯侯語爲不類況經文云導訓諸侯乃訓爲諸侯之子更是添設矣韋氏近是而要與舉魯侯是諸侯不應蓋此文有誤當云王欲得諸侯之能導訓國子者蓋王欲以賢諸侯立爲卿士導訓王太子以下諸人故

穆仲舉魯侯而王遂命之諸家望文立義是以多所繆盭也

又按史記魯世家載此事則云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弑懿公而立伯御卽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謂恭明神云云王曰然能訓治其民大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與國語事全背易國子爲魯公子如其說則非倒文然國語原無宣王立魯後之語且穆仲曰魯侯孝是孝公時已君矣豈待宣王立之史公采載多誤此不可信

論語記諸賢稱謂說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謂是書出於曾門程子亦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

獨二子以子稱魏華父則云字尊於子子不得獨重今按魏說非是子自尊於字論語於夫子皆稱子或稱夫子而罕稱仲尼可見程子之說似亦未安曾子有子不必自其門人始稱之聖門諸賢顏子居德行之首曾子傳道有子似聖人他皆莫能及顏子早世夫子沒後自是二子爲尊二子門人及諸家門人從而子之宜也故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後學者所記而於二子無不稱子者不必是其門人所記也然則論語一書不能定擬出於誰手善乎龜山先生之說曰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亞於夫子不主師說出其門人斯爲當矣若胡氏云先進記閔子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龜山亦云閔損冉求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其或有之

又按論語記諸賢子至尊矣其他稱字者亦不一例如仲弓子

路子夏子游子張子貢子賤子羔皆獨稱字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漆雕開

本名啟字開以開爲名誤自孔注論語開名俗本家語開字子若之文說詳閻氏四書釋地三續公

冶長巫馬期司馬牛曾皙公西華樊遲則皆加姓率以爲常又

有名氏字互書者如有子又稱有若陳子禽又稱陳亢原思又

稱憲宰我又稱子南容又稱南宮适冉有又稱冉求亦止稱求

既氏字矣而又名之訖不畫一蓋七十子之徒記其師固以書

字爲敬或加氏者必七十子及三千人中更有與同字一人則

加氏以爲識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冉子有子並字子有奚

容蒧伯虔並字子皙曾蒧

卽點字

狄黑並字皙榮旂縣成並字子

旗驥駟赤鄭國並字子徒公祖句茲秦非並字子之顏噲樂刻

並字子聲漆雕哆邾選並字子斂公西輿公西葢並字子上七
十二子中同字者已九人三千之徒從可知矣以有兩子有兩
子皙故記曾子冉子必加氏斷無書子有子皙者他皆此例也
至哀公問年饑章稱若對君則名問異聞章稱亢問恥章稱憲
問羿臯章稱适問禮之本章稱放大宰問子貢章稱牢非不說
子之道章稱求或其自記晝寢章稱子季氏富於周公章稱求
或以夫子聲其罪故貶而名之又公西子例加姓而使齊章獨
稱子華以下文有赤之適齊也句不能移混他人也

傳不習乎

釋文引康成云魯讀傳爲專按此專非專守之義說文專訓六
寸簿謂書策也漢以後有簿書之稱在古名簡牘爲簿而字作

節說文竹部節兩爰也廣雅釋器箛箛節也曹憲音滿緩玉篇
竹部節竹牘也廣韻節牘也箛箛簡也是其義簿卽節之俗或
借作薄孟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本多作薄漢夏承韓敕武榮
諸碑主簿字皆作薄是也簡牘之度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
古今一也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盤傳
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荀勗束皙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
考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春秋序正義載康成論語序引鉤
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
策皆長二尺四寸儀禮疏又引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皆二尺
四寸今講尺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
古人經籍率以二尺四寸之簡爲常惟謙始用短此專六寸當

是其廣左傳序正義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以可並容數行似牘可廣六寸簡則不能然穆天子傳序言簡長二尺四寸一簡四十字以古尺二尺四寸甚短令四十字作一行其字必僅如今書小楷決無此理知簡亦可容數行其闕者亦至六寸惟漢藝文志稱尚書之中古文簡二十五字二十二字者則一行能容耳專不習乎者謂所讀之書恐不溫習此魯義也段氏玉裁解專爲笏據釋名笏忽也備忽忘也君有命則書於上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杜注左傳珽玉笏若今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云簿手版也諸文爲證按笏以記忘簡牘之類故同得簿名而非六寸簿之義

有酒食先生饌

饌康成本作餽注云食餘曰餽按餽與饌字義俱異若仍從今本讀有酒食句則先生餽不辭近孔氏廣森通郊義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如此卽有酒句然人子餽父母之餘恆事也何必定指燕飲義仍不確蓋先生不可以父兄言也劉氏台拱說先生饌云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具之內則男子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鄭注訓具爲饌論語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者也皇疏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愚按內則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正義云子婦佐餽者長子及長子之婦是父母在具食

及餽餘皆長者之事作先生饌者謂長者具食作先生餽者謂長者餽餘首尾本止一事

哀公問社於宰我

康成注論語就張包周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以齊古讀正者五十事今從齊讀者不可知而從古讀者凡二十四事並載經典釋文其讀正之例皆古魯字義俱異康成以古爲是者改從古字然有古魯不同既從古說不改魯字者哀公問社於宰我集解孔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古論作問社而說爲田社也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相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是魯論作問主而說爲廟主也皇侃論

語義疏云鄭論本云問主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是康成字從魯而說從古也在讀正之例當改經文作問社注云魯讀社爲主今從古乃正其義不正其字似自紊其例者蓋張包周等字雖作主說亦是社主本無廟主之義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澧鎬宜栗也今春秋公羊說孝子之當作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當作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按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許君稱問主是魯論其夏人都河東云云必魯論之說時魯說雖有多家

漢志有魯

傳十九篇魯夏侯說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張包周自在其中可見無廟主之義唐

時張侯說包周章句不傳孔沖遠以其本作主妄意其說如是
以附合杜注耳在魯古其字雖異而說本同康成仍從魯論所
以不改字也若公羊家廟主之誤許君已駁之而公羊文二年
傳練主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云云仍本之疏云論語鄭注云
謂社主正以古文
論語作問社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徐彥止
分別古文爲社今文爲主鄭說從古文何說卽主字立義勝左
氏王杜元凱亦本之後世罕從其說愚更卽本文折之使民戰
栗之云集注疑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若是廟主民何與
天子諸侯之廟乃云使之戰栗耶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康成云躁不安靜也魯讀躁爲傲按荀子勸學篇云不問而告
謂之傲正是相傳魯讀楊倞注云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

曰讀爲嗷聲口

今本

嗷嗷也按戲之義非是後義得之說文

眾口愁也詩鴻雁于飛哀鳴嗷嗷又讒口囂囂韓詩作嗷嗷

在鳥爲聲眾在人爲多言不問而告是多言也亦不必改讀古

嗷通作敖荀子強國篇百姓謹敖是也古無傲字傲卽敖之俗

魯論荀子本宜作敖敖爲多言與下隱爲藏言反對較躁義尤

切

宗國

魯稱宗國孟子滕世子曰吾宗國魯先君一見左氏定十二年
傳魯叔孫輒奔吳哀八年吳伐魯輒以爲可伐公山不狃謂輒
以小惡欲覆宗國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於齊子貢謂宿利
不可得而喪宗國又再見按三宗字不可合解嘗考春秋姬姓

之國稱宗者亦有二足以證之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

周廟禮也

周廟文王廟也
周公出文王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

廟

所出
王廟

同宗於祖廟

始封君
之廟

同族於禰廟

父廟也同族
謂高祖以下

是故魯

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卽祖
廟也按魯

爲諸姬卽吳子等卽所謂同姓也據大伯仲雍於周公爲從祖

祖父於伯禽爲族曾祖父而謂之同姓是魯視始封君高祖以

下之親所封之國皆同姓也高祖以下之親本爲同族不同高

祖之親始謂之親同姓然自周公伯禽視之爲同族自子孫視

之則爲同姓左氏固爲春秋時言之爲邢凡等卽所謂同宗邢

凡等皆出周公與伯禽爲兄弟是兄弟之國爲同宗也宗字說

文訓祖廟也魯與邢凡等皆立周公爲始祖廟故其子孫爲同

宗之國亦自春秋時言之若同族於禰廟令魯當伯禽時視高祖之子孫族曾祖以下皆同族時有吳子卒則應臨於周公之廟而不於文王廟此惟周初封國時有之春秋時君無同族受封之國故左氏舉其禮而不舉其證此兄弟之國謂之同宗爲稱宗之一義又僖五年傳虞公曰晉吾宗也虞始封君爲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於唐叔爲族昆弟在子孫相視本屬同姓而謂之宗蓋對文則同姓同宗有別散文則宗字亦止作同姓解此又稱宗之一義滕稱魯宗國是同宗之義滕魯俱出文王自邢凡等視伯禽爲兄弟俱立周公廟其子孫爲宗自滕叔繡視周公爲兄弟俱立文王廟其子孫亦爲宗也

諸侯得立所出王廟者五經異

義謂周公以上德封魯得祖天子左氏正義據鄭祖厲王崩曠禱曰敢昭告於皇祖文王鄭衛亦得立出王廟皆以有功德王

命立之非也凡諸侯皆得立出王廟不以有功孔氏廣森云郊
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謂不敢以爲大
祖非謂不敢祭之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敢祖諸
侯者亦謂不得以爲祖廟禰廟諸侯必以始封君爲祖大夫必
以別子爲祖其所自出之君則別立廟而不與私廟齒此說最
合今卽左氏文斷之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杜注云所出王
之廟旣云凡諸侯則出王廟無輒與宿稱魯宗國則同姓爲宗
國不有矣故知滕得立文王廟輒與宿稱魯宗國則同姓爲宗
云爾此義自趙注滕魯俱出文王敬聖人故宗魯就宗主爲說
已失之至集注云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直據大宗立義乃
從前所未有於輒與宿以大夫宗君推不去且漢書梅福傳諸
侯奪宗如瀆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
事也是大小宗之法爲大宗國而設諸侯無之唯杜注左傳云
輒魯公族故謂魯宗國得之至晉語舟之僞說虢之將亡曰宗
國旣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宗國公族也韋

知宗國是公族者以下文內外無親外指諸侯內必指公族也
公族而謂之宗國者言爲國之宗支也

洵龕也

釋言洵龕也郭注未詳按洵訓信詩洵訏且樂洵有情兮洵直
且侯之類皆是爲恂之假借龕者勝也任也文選謝靈運述祖
德詩注引尚書孔傳云龕勝也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詩西龕收組練龕亦訓勝逸周書祭公解云周克龕紹成康之
業言能任繼續成康也通作堪晉語口弗堪也列子仲尼篇堪
秋蟬之翼韋昭張湛注並云堪勝也廣韻云任堪也周禮大司
馬司貢分職以任邦國注事以其力之所堪以堪訓任信與勝
任之義同釋詁允任同義允卽信詩燕燕箋任以恩相親信周

禮大司徒注信任於友道史記季布欒布列傳爲氣任俠集解
引如淳曰相與信爲任是也龕訓任因得訓受方言龕受也揚
越曰龕也玉篇亦云龕受也任受一義信受亦一義

爾雅釋言

爾雅釋言囂閑也郭注囂然閑暇兒按郭據孟子爲說也萬章
云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趙注囂囂然自得之意無
欲之兒也盡心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囂囂自得無
欲之兒此皆閑暇之義也今考囂閑義有並與閑暇相反者詩
魏風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兒
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然則詩意
謂地狹而人稠以閑閑狀往來者之多傳云男女往來無別而

多意見下章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兒下不言往來上不言多人文互見也荀子脩身篇多聞曰博多見曰閑閑亦多義囂者詩小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箋囂眾多兒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杯囂囂然淮南脩務訓莫囂大心高注莫大也囂眾也主大眾之官是又左氏成十六年傳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又甚囂且塵上矣昭三年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囂並是人眾喧闐不安之兒通作螻詩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螻螻說文螻眾口愁也又通作敖荀子強國篇百姓謹敖楊倞注謹喧譁也敖喧噪也敖卽嗷之省借爾雅囂閑蓋兼閑暇眾多兩義

俾職也

爾雅釋言俾職也郭云使供職按俾虛聯實於義不洽俾者比之假借也詩克順克比禮樂記作克順克俾是俾比通比者釋詁云弼棐備比輔也易亦云比輔也輔弼皆職官之義比亦通庀周禮春官大胥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爲庀廣韻比通作庀是庀者左襄十九年傳官庀其司庀府庫庀刑器十年傳庀羣司杜注並云具也周禮大胥比樂官鄭大夫云具錄樂器庀亦訓具又左襄二十五年傳子木使庀賦注庀治也具治皆主職之義

梅枌注

釋木梅枌注云似杏實酢說者非之按此非原注也文選西都賦樅栝椶枌李注引爾雅曰梅枌郭璞曰枌木似水楊唐時郭

注如此郭又注南山經云栴大木葉似桑音南今作楠爾雅以爲梅今本誤栴是郭不以爲似杏實酢矣今本係淺人所改

孔惠藏書

孔子壁中經其藏之者諸說不一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極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釋文敘錄云書凡百篇及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並禮論語孝經隋書經籍志同愚按家語漢紀之言恐誤漢書孔光傳孔子之後七傳至順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主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尙書爲武帝博士若壁經爲襄所藏襄旣入漢及爲孝惠博士孝惠三年已

除挾書之律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卽是孔鮒襄與鮒爲兄弟雖未入漢而鮒藏書襄宜知之亦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卽未獻之安國襄之孫耳豈有不知其祖之所爲而待其王壞宅然後從而得之哉於情事頗不合釋文隋志屬諸孔惠當出劉向別錄康成六藝論等書是爲得之惠與鮒騰並世其所爲二子不及知也

室中有竈說

古人之竈有在庖廚者亦有在室中者庖廚之竈所以炊爨具食也室中之竈則設火以禦寒說苑刺奢篇云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澳隅有竈是以不寒澳卽奧字爾雅西南隅謂之奧釋文

奧或作𨾏按孫炎作𨾏堯典正義引孫炎注云室中隱𨾏之處

也

古奧𨾏多通用堯典厥民𨾏文選諸白馬賦注引鄭注云奧內也再貢四𨾏既宅前漢地理志作奧呂覽分職

篇亦載其事𨾏隅作𨾏隅𨾏隅卽指𨾏隅也是古人天寒時於室之西南隅設竈置火以禦寒矣以此準之他書尙多可據衛策云衛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昏禮新婦至壻家大門外卽下車入升自階西入室此新婦方至門下車扶以入庖廚遠在北堂之後無由見之是必室中之竈入門望見火盛故使滅竈恐將失火焚屋夫婦禮成室中未有日竈尙存不遷他處者其文係當時說士設辭取譬不必實有其事然足見平時室內有之也又莊子寓言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其往也其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遜席煬者遜竈未有君子舍於逆旅主人而入其爨下者困學紀聞卷十引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子據竈觚而聽庖廚非讀書之地孔老豈相率入廚而肄業乎是必皆室中之竈矣置之奧隅者室中惟此至深密而不向風又尊者所常居耳但此竈必可常施亦可常徹非如廚竈一定不移說文炷行竈也炷炷也爾雅炷炷也惟可施可徹故竈能行炷炷卽此竈之名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卽烘于炷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饋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友以燎於炷竈用炷事物而已按古人夜居於室不用膏燈燎薪於竈取明以炷物事與用燭同是確爲室中有竈之證而此竈可以禦寒亦以取明則不僅於嚴冬用之四時並可常設也其制據

白華正義云炷者無釜之竈此竈上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按炊爨之竈爲上穿以置釜爲旁穿以納火無釜之竈則窳其上以置火而不爲旁穿形卑於竈以焰室則四壁皆明以煖身則四旁皆可坐人孔說當矣就竈煖身則謂之煬玉篇煬對火也廣韻煬向也

武王母弟

武王母弟八人首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史記管蔡世家之次也杜元凱注左氏據襄二十四年傳富辰數文昭之國管蔡邲霍魯衛毛邾郟雍曹滕畢原鄆郇而認前八國爲武王母弟人數與長幼之次於定四年傳蔡叔康叔之兄也云蔡叔周公兄於五叔無官云五叔管叔

鮮蔡叔度邴叔武霍叔處毛叔明二說不同近毛西河全謝山
主史記閻百詩孔奭軒主富辰所數而要無的證愚謂史公蓋
據世本當以爲定富辰不過隨口臚列有何倫次如毛叔必非
大姒嫡出左氏言五叔無官承上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邴
季爲司空而言謂五叔不爲卿也毛叔卽顧命之毛公以司空
居三公之一非無官者故王肅注云畢公毛公皆文王庶子可
知五叔中是曹叔又下文數周公之胤云凡蔣邢茅胙祭而襄
十二年傳則云邢凡蔣茅胙祭此不拘先後之明證又坊記注
云君陳周公子正義引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
采地采地者周也周公次子封周與凡祭並爲內諸侯春秋時
周公與凡伯祭伯屢見經傳其爵是上公而富辰又不數周閻

孔據之誤矣至先秦兩漢人書又多指管叔爲周公弟者如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列女傳母儀篇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數文王十子並先周公次管叔後漢樊儵傳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張衡傳旦獲譴於羣弟注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謗言傅子通元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凡此皆是然孟子云周公弟管叔兄足以斲之趙注云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此漢氏相傳之說朱子注已改從史記又高誘注呂氏春秋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蔡叔周公兄如此則蔡叔並兄管叔矣書云管叔及其羣弟之謂何此尤刺謬惟列子楊朱篇云周公誅兄放弟兄謂管弟謂蔡與史記合

宰我不死田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小司馬謂左氏無其事有闕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恆
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蘇子瞻據李斯之言田常陰取齊國
殺宰予於庭遂殺簡公尤與左傳陳闕事合本譌闕止爲宰我
至史公其事並誤楊用修則謂斯去宰予未遠當得其實宰予
之死仇牧之類惟史公誣以作亂爲非閻百詩又據淇容齋說
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似是夫子沒後所談未有
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者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
愚按淮南人間訓云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甚
相憎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
於庭而弑簡公於朝全是左傳陳闕事宰我爲闕子我之誤更

無可疑然韓非子云宰我不免於田常韓非李斯同學其事之
誤屬宰子久矣史公亦誤據諸子耳因慨宰子生平以短喪書
寢諸事爲後世口實史公復以大節誣之聖門高弟乃遭此不
幸愚謂卽短喪晝寢亦未足爲宰子詬病當時七十子受裁於
孔子者不知幾入歧途幾經指斥而後能無乖大義特其事不
具傳耳其能循序漸進不涉障蔽者惟顏閔冉庶幾焉宰子之
學孟子稱其知足以知聖人較游夏顓孫於夫子沒後乃欲重
事有子爲知聖人有不到處其造就出三子上可知孟子已論
定矣後人更何所置喙哉

小序 曾子不出妻

孔子三世出妻檀弓之誣先正已言之矣家語又載曾子以其

妻蔡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蔡烝小物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此說亦誣之甚不熟小事亦常事本不應出曾子儻虞其後奚不可待大事不用命而後出之焉有大賢身自廢禮而踰七出之條如是乃更以強辭對人者據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如淳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再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外傳逸此文然則曾子早喪妻不再娶耳漢人說因有傳會爲出妻不再娶者王子雍僞撰家語采獲之過不宜輕信以誣大賢

讀孫淵如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隸續所收魏石經遺字概目爲左傳子向讀其書茫如也近得孫氏所考本就其中析出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殘字其爲春秋者乃桓莊宣襄經文間有左氏耳傳殘缺罕成句者皆爲考其文當何處各舉經語證之又訂其字體傳譌令瞭然可讀乃恍然釋前此之疑然亦有不能盡正者如友作𠄎不如古文韻珙作𠄎爲是𠄎並書於上而加百足證說文古文𠄎與習相混之誤庶作廛不如汗簡引作𠄎爲是說文𠄎發並古文𠄎從𠄎石經從𠄎𠄎即𠄎之異者移𠄎於上而炎省作火也閔作𠄎據說文閔古文𠄎從思從古文民聲則此原是𠄎汗簡引作𠄎亦譌季作𠄎從土誤季古聲在眞諄等韻蓋別從王聲

與從干聲一也則此元是彡狄作彡不可識汗簡作彡蓋本作
彡說文狄從犬夷省聲此從夷不省右卽犬之古文別體說文
狀古文彡右卽犬也可證又石經體例凡一文疊見惟作一形
其有參互不齊者則必有一誤桓公十七年經葬蔡桓侯葬作

彡從竹汗簡作彡是葬從死在艸中一以薦之石經從古文死

增月聲後襄九年經葬我小君穆姜作彡是月脫壞艸亦誤竹

宣十四年經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歸作彡彡者是之省體許

君是部古文多如此說文歸從止從婦省自聲此易止爲是自

橫作之下文師亦作彡蓋從婦省追聲爲林罕小說所本見郡齋讀書志後十

五年鄭伯姬來歸作肅似帚非帚似聿非聿知脫是旁宣四年

經季孫行父卒作彡是也後十四年曹伯壽卒作彡下誤不可

識襄七年經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父作父是也而公孫歸父父作父誤增一橫凡此孫氏未及勘改者至民獻有十夫民作民孫注云隸續作庚今訂正訂正則當作庚下非德于民之中隸續作庚依說文訂作庚是也此仍不改考翼不可征征隸續作從延字也說文延正字征或體孫注云汗簡引作從小異而正文乃書作從並由寫誤淵如此考寄顧氏廣圻刊板或誤在顧氏耳大校石經古文半與說文同半與說文異卽異者意俱不遠故凡有誤字可舉說文正之此足見邯鄲淳與許君同傳古文淵源莫二視汗簡已下言古文家雜采漢魏而降臆造俗體野書以炫耀於世而強誣爲出於三代已前比考其形於六書多莫從究詰者其真僞不可同年語矣雖三體僅存八百餘文

而古文尙居三之一汗簡所載又頗溢於隸續數十百文合而觀之猶幸可得其萬一也

舅

妻之昆弟爲甥見爾雅妻之昆弟曰外甥見釋名按楚策載春申君進李園之女弟於考烈王王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王之舅也則妻之昆弟古亦稱舅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